

陳修園先生醫書  
新增七十二種

錦章圖書局  
印行



余每覽越人入號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嘗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畢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欲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費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已過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若遊魂哀乎超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於足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者十居其七感往昔之論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者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變髣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仲景撰 程邈倩註曰古人作書大旨多從序出提出孔子於春秋未嘗有序然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上竊取之矣即此是春秋孔子之自序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即孟子之代春秋序也迄今未讀春秋者亦能道及春秋無非從此數句書讀而得其大旨余讀傷寒論仲景之自序竟是一篇悲天憫人文字從此處作論蓋即孔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緣仲景之在當時猶夫春秋之有孔子道大莫容一時驚怖其言而不信是以目擊宗族之死亡徒傷之而莫能救則知仲景之在當時宗族且東家上之矣况復舉世昏迷莫知覺悟安得不賣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乎恣其所措四

易集論卷之五 上海錦章書局印



字於醫家可稱痛罵然實是為病家深悼也醫家苦於不知病病家苦於不知醫知之一字兩難言之若欲愛人知人先是愛身知己凡勤求博采從天之五行人之五常與夫經絡府藏陰陽會通處彈了多少體認工夫此非醫之事而已之事也醫不謀之已而謀之人則醫者人也而厥身以覽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者已也非人也醫不為之代也從此處語醫自是求之於己不復求之於人從己求醫求之於知從人求醫求之於行知行合一之學道則皆然醫事獨否知則必不能行行則未必能知行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行上何由去知但能各承家技終始順舊固不行矣終日殺人亦祇是行知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知上何暇去行即使欲行而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較之相對斯須更處湯藥者孰不如敏庶幾見病知源較之省疾問病務在口給者藏不如堙徒知活人孰與活口所以羣言莫正高技常狝在仲景之身已是一純秀才持此誨及於醫又何利於醫而盾其教誨者故半夜晨鐘僅於序中為蒙蒙昧昧輩一喚起此遊魂預檢其啼泣也若是真正惜命亟從已上作工夫等醫事於自家之身心性命即君親亦是己之君親貧賤亦是己之貧賤至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蓋是己之身與主從愛身知己中廣及愛人知人無非自己求之者於己處求知不於己處求行則尋師俱在吾論中無他覓也其間見病知原是全論中丹頭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是全論中鼎窺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是全論中火候要此火候足時須要曉得此論是知醫的淵源從艱難中得之不是行醫的方技以簡便法取之者也故一篇之中創凡醫之害正痛舉世之昏迷於憂讒畏譏之際不啻三致意焉蓋深懼夫邪說惑民將來不以吾論為知之次反借吾論為行之首從醫道中生出來以賊吾論於千百世後恣其所措將何底止故預示讀吾論者亟從醫德文也吾故曰得仲景之傷寒論而讀之先須闕去叔和之序例始敢向叔和之序例而闕之先須讀著仲景此處之自序始

必許為贗弟子假學者可奉為大宗師矣

按程部清名應花新安人也喜讀書神悟過人但變史仲景原文以為註疏未免明誤用而少陽太陰等篇尤多蕩錄不可為法若使全部中盡如此証之純則仲景



凡例

一 仲景書本於內經法於伊尹漢文藝志及皇甫謐之言可據蓋內經詳中行喻嘉言程郊倩程扶生魏念庭柯韻之至仲景尚以方藥為治而集羣聖之大成醫門之仲景即儒門之孔原文先人為主遂於深奧不能解之處不註家不得其解疑為王叔和之變亂而不知叔和生於晉代與仲景相成一篇暢達文字如詩家之集李集杜雖書叔和何能盡沒以致今日之所存者僅有叔和之編次耶要知平脈辨脈傷寒例諸可與不可與等篇為王叔和所增增之欲補其未詳非有意變亂也然仲景即儒門之孔子也為叔和者亦游夏不能贊一辭且茲故於其所增者削之

一 叔和編次傷寒論有功千古增入諸篇不書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太陽病脈證篇至勞復止比皆仲景原文其章節起止照應王肯堂謂如神龍出沒首尾相顧鱗甲森然茲刻不敢增減一字移換一節

一 咸無已註後諸家皆有移易若陶節菴張景岳程山齡輩無論矣而方中行喻嘉言程郊倩程扶生魏念庭柯韻伯皆有學問有識見之人而敢擅改聖經皆由前人謂傷寒論非仲景原文先人為主遂於深奧不能解之處不自咎其學問之淺竟歸咎於叔和編次之非遂割章分句挪前換後以成一篇暢達文字如詩家之集李集杜雖皆李杜句究竟非李杜詩也余願學者從仲景原文細心體認方知諸家之互相詆駁者終無一當也

一 宣聖云信而好古咸無已註傷寒論不敢稍參意見而增刪移易蓋好由於信也後輩不得仲景之旨遂疑王叔和之誤以致增出三大綱之說傳經為執直中為寒之論今古南北貴賤之分三時正冬之異種種謬妄皆由不信故也惟張隱菴張令韶二家俱從原文註解雖間有矯枉過正處而闢發五運六氣陰陽交會之理恰與仲景自序撰用素問九卷陰陽大論之旨吻合余最佩服令韶二家分其章節原文中視以小註俱以二家之說為主而間有未甚愜心者另於方中行喻嘉言各家嚴其採擇以補之蓋以各家於仲景原文前者後之後者前者之字句藥品任意增減改易既非全璧而分條註釋精思頓悟不無碎金總期於經旨明暢而後已

一仲景傷寒論即內經所言三陰三陽各因其藏脈之理二張會全部內經以為註解余百讀之後神明興淡幾不知我即古人古人即我故每節總註或註其名或止註述字不拘拘以形迹論也至於各家有一得之處必註其姓名蓋以作家苦心不容沒也

一是書雖論傷寒而百病皆在其中內而藏府外而形身以及氣血之生始經命之會通神機之出入陰陽之變易六氣之循環五運之生制上下之交合水火之相濟寒熱虛實溫清補瀉無不悉備且疾病千端治法萬變統於六經之中即吾道一以貫之之義若讀靈素難經不於此求其實用恐墮入張景岳一流以陰陽二字說到周易說到音律並及仙釋毫無下手工夫止以人參地黃自數錢以及數兩為真陰真陽之主藥貽害無所底止急讀此書便知悔悟

一此書原文中視以小註祇求經旨明暢絕不敢驚及高速致讀者有涉海問津之嘆唯是漢文語短味長往往於一二虛字中寓其實理且於無字中運其全神余視以小註採各家之精華約之於一言一字讀者最宜於此處著眼

一余前刻數種採集固多而獨出已見者亦復不少惟此刻以二張為主又博採各家獨得之言融會大旨而為小註去取則有之杜撰則無也

一傷寒論及金匱方出自上古及伊尹湯液明造之機採陰陽之本所有分兩者法服法等差之一黍即大相逕庭余另有長沙方法歌六卷附後

傷寒論晉太醫令王叔和撰次宋臣林億等校正金聊攝成無已註解此為原本如辨脈平脈序例前賢謂其出於叔和之手余細釋文義與六經篇不同至於諸可與不可篇余即以叔和之說定之叔和云夫以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要者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列之篇後其為叔和所作無疑茲余於叔和所增入者悉去之去之以存其真也

### 讀法

按仲景傷寒論六經與內經熱病論六經宜分別讀王叔和引熱病論文為序例冠於傷寒論之首而論中之首反

因以晦甚者作之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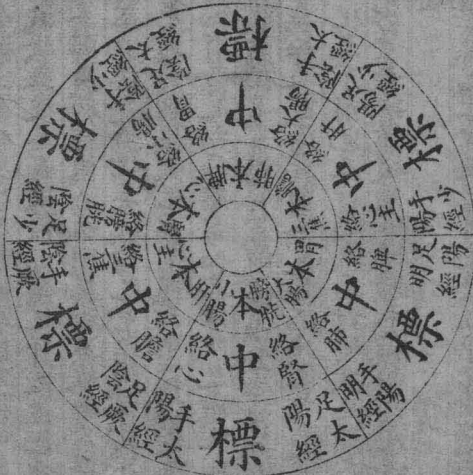
按六氣之本標由氣不明不可以論傷寒論內經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大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大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其象內經此旨深遠難測即王太僕所註亦不過隨文敷衍未見透徹惟張景岳本張子和之說而發揮之尚可謂千慮之一得也另圖於後

# 上中下本標中氣圖



六經之氣以風寒熱濕火燥為本三陰三陽為標本標本之中見者為中氣中氣如少陽厥陰為表裡陽明太陽為表裡大陰少陰為表裡表裡相通則彼此互為中氣義出六微旨大論

# 臟府應天本標中氣圖



藏府經絡之標本藏府為本居裏十二經為標居表表裏相絡者為中氣居所謂絡者乃表裏互相維絡如足太陽膀胱經絡於腎足少陰腎經亦絡於膀胱也餘倣此

傷寒論卷之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按至真要大論曰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何則少陽太陰從本者以少陽本大而標陽太陰本濕而標陰標本同氣故當從本然少陽太陰亦有中氣而不言從中者以少陽之中厥陰木也木火同氣木從火化矣故不從中也太陰之中陽明金也土金相生燥從濕化矣故不從中也少陰太陽從本從標者以少陰本熱而標陰太陽本寒而標陽標本異氣故或從本或從標而治之有先後也然少陰太陽亦有中氣以少陰之中太陽水也太陽之中少陰火也同於本則異於標同於標則異於本故皆不從中氣也至若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者以陽明之中太陰濕土也亦以燥從濕化矣厥陰之中少陽火也亦以木從火化矣故陽明厥陰不從標本而從中氣也要之五行之氣以木遇火則從火化以金遇土則從濕化總不離於水流濕火就燥同氣相求之義耳然六氣從化未必皆為有餘知有餘之為病亦當知其不及之難化也夫六經之氣時有盛衰氣有餘則化生太過氣不及則化生不前從其化者化之常得其常則化生不息逆其化者化之變直其變則強弱為災如木從火化也火盛則木從其化此化之太過也陽衰則木失其化此化之不前也燥從濕化也濕盛則燥從其化此化之太過也土衰則金失其化亦化之不前也五行之氣正對俱然此標本生化之理所必然者化而過者宜抑化而不及者不宜培耶此說李之張景岳誠覺頓悟但彼時未得明師友以導之致終身受高明之過可惜也夫

程郊倩云經猶言界也經界既正則彼此轍可分疆經猶言常也經常既定則從更軌可窮變六經暑而表裏分陰陽劃去凡虛實寒溫之來雖不一其病務使經暑分明則統轄在我不難從經氣淺而淺之深而深之亦不難從經氣淺而深之深而淺之可也

按六經之為病仲景各有提綱太陽以脈浮頭痛項強惡寒八字提綱陽明以胃家實三家提綱少陽以口苦咽乾目眩六字提綱太陰以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痞鞭二十三字提綱少陰以脈微細但欲寐六字提綱厥陰以消渴氣上撞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此下之利不止二十四字提綱以提綱為主參以論中兼見之證斯無遺情矣

鞭音破  
聖也  
此食蟲

按程郊倩云仲景六經條中不但從脈證上認病要人兼審及病情故太陽曰惡寒陽明曰惡熱少陽曰喜嘔太陰

曰食不下少陰曰但欲寐厥陰曰不欲食凡此皆病情也

按柯韻伯云太陽為先天之巨陽其熱發於榮衛故一身手足壯熱陽明乃太少兩陽相合之陽其熱發於肌肉故蒸蒸發熱少陽為半表半裏之陽其熱發於腠理時開時闔故往來寒熱此三陽發熱之差別也太陰為至陰無熱可發因為胃行津液以灌四旁故得主四肢而發熱於手足所以太陰傷寒手足自溫太陰中風四肢煩疼耳少陰為封藏之本若少陰不藏則坎陽無蔽故有始受風寒而脈沉發熱者或始無表熱八九日來熱入膀胱致一身手足盡熱者厥陰當兩陰交盡一陽初生其傷寒也有從陰而先厥後熱者從陽而先熱後厥者或陽進而熱多厥少或陽退而熱少厥多或陰陽和而厥與熱相應者是三陰發熱之差別也

按高士宗云熱陽氣也寒陰氣也惡寒者週身毛竅不得陽氣之衛外故皮毛嗇嗇然洒淅也人週身八萬四千毛竅太陽衛外之氣也若病太陽之氣則通體惡寒從頭項而至背脊太陽循行之經也若病太陽之經則其背惡寒惡寒之外又有身寒身寒者著衣重複而身常寒乃三焦火熱之氣不能溫肌肉也本論云形冷惡寒者此三焦傷也即身寒之謂也

按靈樞本藏篇云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共應是太陽又主通體之毫毛而為膚表之第一層故必有傷太陽也然亦有不從太陽而竟至於陽明少陽以及於三陰者張令韶注云此又值三陰三陽所主之部位而受之也靈樞病形篇云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於膺背兩脇亦中其經又曰中於陰者常從跗臂始此皆不必拘於首傷太陽也柯韻伯云本論太陽受邪有中項中背之別中項則頭項強痛中背則背強凡凡也陽明有中面中膺之別中面則目痛鼻乾中膺則胸中痞軟也少陽有中頰中脇之別中頰則口苦咽乾中脇則脇下痞軟也此歧伯中陽溜經之義其云邪中於陰從跗臂始奈何謂自經及藏藏氣實而不能容則邪遠於府故本論三陰皆有自利證是寒邪遠府也三陰皆有可下證是熱邪遠府也此歧伯中陰溜府之義

按張令韶云傳經之法一日太陽二曰陽明三曰少陽四曰太陰五曰少陰六曰厥陰六氣以次相傳週而復始一定不移此氣傳而非病傳也本太陽病不解或入於陽或入於陰不拘時日無分次第如傳於陽明則見陽明證傳於少陽則見少陽證傳於三陰則見三陰證論所謂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

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者此為三陰不受邪也此病邪之傳也須知正氣之相傳自有定期病邪之相傳隨其證而治之而不必拘於日數此傳經之天闕目也不然豈有一日太陽則見頭痛發熱等證至六日厥陰不已七日來復於太陽復又見頭痛發熱之證乎此必無之理也且三陰三陽上奉天之六氣下應地之五行中合人之藏府合而為一分而為三所該者廣令人言太陽止曰膀胱言陽明止曰胃言少陽止曰膽三陰亦然是以有傳足不傳手之說不知藏府有形者也三陰三陽無形者也無形可以該有形而有形不可以概無形故一言三陽而手足三陽俱在其中一言三陰而手足三陰俱在其中所以六經首節止提太陽之為病而不言足太陽是少陰之為病具義可思矣况論中厥陰心包少陽三焦太陰肺之證頗多又陽明燥結有不涉於大腸者乎傳足不傳手之說非也

按內經云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此數語為審證施治之大關鍵至於病發何經或始終只在一經或轉屬他經或與他經合病並病各經自有各經之的證可驗原不可以日數拘而一日太陽至六日厥陰之數週而復始謂之經氣其日數一定不移醫者先審出確係那一經之病證再按各經值日之主氣定其微甚卜其生死乘其所值之經氣而救治之此論中之大旨也其二日八九日十餘日等字皆是眼目不可只作間字讀也

按或問張令韶曰傷寒六氣相傳正傳而非邪傳固已不知無病之人正亦相傳否不然正自正傳邪自邪傳兩不相涉正傳可以不論何以傷寒必計日數也答曰無病之人由陰而陽由一而三始於厥陰終於太陽週而復始運行不息莫知其然無病之人經氣之傳無所憑驗病則由陽而陰由三而一始於太陽終於厥陰相得病之日即從太一逆則病再逆則甚三逆而死矣所以傷寒傳經不過三傳而止安能久逆也其有過十八日不愈者雖病而經不傳也不傳則勢緩矣

按宋元以後醫書皆謂邪從三陽傳入俱是執證惟有下之一法論中四逆白通湯中等方俱為直中立法何以謂之直中謂不從三陽傳入逕入三陰之藏惟有溫之一法凡傳經俱為執證寒邪有直中而無傳經數年來相沿沿之說也余向亦深信其然及臨證之久則以為不然直中二字傷寒論雖無明文而直中之病則有之有初證



即見三陰寒證者宜大溫之有初病即是三陰熱證者宜大涼之天下之是寒熱俱有直中世謂直中皆為寒證者非也有謂遞次傳入三陰盡無寒證者亦非也蓋寒熱二氣盛則從化余按其故則有二一從病體而分一從誤藥而變何則人之形有厚薄氣有盛衰藏有寒熱所受之邪每從其人之藏氣而為熱化寒化今試譬之於酒酒取諸水最寒物也酒釀以麴藥又熱物也陽藏之人過飲之不覺其寒第覺其熱性迅發則吐血面瘡諸熱證作矣陰藏之人過飲之不覺其熱但覺其寒寒性凝滯則停飲腹脹泄瀉諸寒邪作矣知此愈知寒熱之化由病人之體而分也何謂誤藥而變凡汗下失宜過之則傷正而虛其陽不及則熱識而傷其陰虛其陽則從少陰陰化之證多以太陽少陰相表裏也傷其陰則從陽明陽化之證多以太陽陽明遞相傳也所謂寒化熱化由誤治而變者此也至云寒邪不相傳更為不經之說仲景云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此三陽陽邪傳入三陰邪從陰化之寒證也如少陰證下利白通湯主之此太陽寒邪傳入少陰之寒證也如下利清穀表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此少陰寒邪傳入厥陰之寒證也誰謂陰不相傳無陽從陰化之理乎

本段釋吳氏說與本註略  
有異同然大體却不相時

按論中言脈每以寸口與跌陽少陰並舉有自序云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等語是遍求法所謂揆用素問九卷是也然論中言脈不與跌陽少陰並舉者尤多是獨取寸口法所謂揆用八十一難是也然仲景一部書全是活潑潑天機凡寸口與跌陽少陰對舉者其寸口是統寸關尺而言也與關尺並舉者是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也然心榮肺衝應於兩寸即以論中所言之寸口俱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未始不可也曰足太谿穴屬腎足跌陽穴屬胃仲景用少陰跌陽字眼猶云腎氣胃氣少陰診之於尺部跌陽診之於關部不拘拘於穴道上取診亦未始不可也然而仲景不言關尺止言少陰跌陽何也蓋兩寸主乎上焦榮衛之所司不能偏輕偏重故可以概言寸口也兩關主乎中焦而脾胃之所司左統於右若別出右關二字執着又不該括不如止言跌陽之為得也兩尺主乎下焦而腎之所司右統於左若別出左尺二字執着又不該括不如止言少陰之為得也至於人迎穴在結喉為足陽明之動脈診於右關更不待言矣而且序文指出三部二字醒出論中大眼目學者違古而不泥於古然後可以讀活潑潑之傷寒論

傳  
論  
法  
言  
音  
文

目錄

卷一

凡例 讀法 張仲景自序

辨太陽病脈證 計四十一節

卷二

辨太陽病脈證 計八十一節

卷三

辨太陽病脈證 計五十九節

卷四

辨陽明病脈證 計八十節 張本第七十八節七十九節合照古今兩節合為一節

卷五

辨少陽病脈證 計十節 辨太陰病脈證 計八節 辨少陰病脈證 計四十五節

卷六

辨厥陰病脈證 計五十五節 辨霍亂病脈證 計十一節 辨陰陽易差後勞復 計七節 辨瘧濕喝脈證 計

王叔和從金匱採入以補論中所未備後學者須當知所分別

按前人謂傷寒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柯氏非之余向亦服柯氏之灼見然二十年來誦讀之餘偶得悟

機必註其旁甲寅乙卯又總錄之分為二種一曰傷寒論讀一曰長沙心法尚未付梓已已歲保陽供職之餘又

著傷寒論淺註一十二卷刪去傷寒序例平脈辨脈及可與不可與等篇斷為叔和所增即瘧濕喝篇亦是叔和

從金匱移入何以知之即於前人所謂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二句知之也其一百一十三方之數宋元

舊本與近本俱同無庸贅論而喻嘉言於各節後旁註計其幾法未免強不知以為知張憲公王晉三以各方後

改咀為末先後煮啜粥不啜粥飲暖水日幾服夜幾服等為法亦不過於人人俱略中點個眼目非於全論中明



其體用且三百九十七之數亦不相合余不敢阿其所好新安程郊倩一翻前說謂論中各自名屬而不言法其  
辨脈乎脈系之以法而不知篇法止有二多則不成法矣而不知王叔和以脈法自許著有脈經行世其辨脈乎  
脈原為叔和所增程郊倩後條辨一部有心與叔和為難而竟崇拜此二篇為不易之法是貶駁叔和者反為叔  
和之功臣叔和有知當亦啞然笑矣余攷仲師原論始於太陽篇至陰陽易差後勞復篇止共計三百九十七節  
二張於陽明篇病人無表裏一節設分為兩節令改正之何以不言節而言法蓋節中文字是法言法即可以該節也至於煙濕喘證雖當與  
本論另看而義實相通叔和引金匱原文以附之不敢採入論中一方微示區別之意也其序例辨脈平脈諸篇  
闕乎處先絮立論之大端其可與不可諸篇總結處重申立論之法戒編次之體裁如是王安道謂其附入已意  
不明書其名而病之豈知其附入處用筆數辭不敢臨摹一式大有深意天下後世若能體會於文字之外者許  
讀此書否則無使十千萬萬門外漢諷我謗我藉權力而陷我窮途之哭總不使未入我白眼中者向人說曾讀  
我書曾讀我所讀之書則幸甚叔和諒亦祗阮一輩人歟

辨太陽病脈證篇

太陽主人身外一層之為病外則脈應之浮項挾脊振腰至足循身之背故其為病云太陽之工矣  
有因風而自惡寒者雖有微甚而難乎惡寒蓋人周身入萬四千毛竅太陽衛外之氣也若病此言太陽之為

病總提大綱

太陽脈浮頭痛病若得病發熱迅速也且見汗出風干肌腠而外不固也惡風風性散之中而緩者此名為

中風其名為中奈何蓋以風者善行而數變此論風中太陽之肌腠受風而發熱之標為

太陽脈浮頭痛病邪淺其入陽或發熱其邪深其入陽或未發熱其邪未發雖曰不同而必然者

惡寒若惡風者有時風始覺其寒其一非體痛以寒邪外束傷太陽嘔逆以寒邪內侵裏脈陰尺陽寸俱緊者以本

於中故也此非太陽中風而名之曰傷寒第一層而受損傷也此論傷寒太陽之膏表邪也太陽之本為陰

兩陰相合之為病

人之言傷寒者動曰傳經其所以然之理難言也有正傳有邪傳有陰陽傷寒一日太陽受之陰相表裏脈若

安靜而數急者為陽而大不傳於少也頗欲吐者即少陰欲吐若少陰見足躁手少煩診脈數急而靜者延病太陽之化

為傳也傷寒如此又以六經之傷寒二日當陽期三日當少陽期若陽明之身熱自汗證不見其少陽之口苦咽乾證

不見者為傳而病不與氣相傳也傷寒如此他經可知矣此二節一論陰陽表裏相傳一論六經之氣相傳

且夫太陽病之即發者有中風傷寒之異至於不汗頭項強痛諸症亦謂之太陽病但初發熱而渴不惡寒者須於中

寒之外為溫病治宜寒涼以解散順其性以導之如麻杏甘石湯之類若無頭項強痛之太陽病但見發熱而渴不惡

之稱輕者陽盛陰虛之人周身之經絡淨是熱氣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太陽器之渴飲水小便不利者皆為湯主

用辛溫以發汗若辛溫而益或不持汗脫身不涼靜而且發汗已身反灼執者溫病為風熱名曰風溫風溫之

為病若其脈陰尺陽寸俱浮證自汗出頭出少陰之危象腎主骨熱在骨故身重故神昏而多眠睡思必斬焉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熱而變 語言難出為腎熱而壅於心 若被誤下者 津液竭小便不利 津液竭於上則直視且眩暈之除腎氣將絕

失渡危乎若更被火燒針者 現出危攻之象 微者皮發黃色 起土劇則攻心如驚癇熱極 其皮膚不若火

重之 現出黃中帶黑之色是 被一逆尚可引日再逆 則促其命期 凡服一切辛熱之藥皆犯被火之藥醫者其可不慎

此言太陽病中有溫病誤治即變為風溫也

太陽底面即是少陰治太陽之病即宜預顧少陰二經 經本寒熱不同醫者必先了然於心 然後緣緣入病有發熱

和內經云太陽之上寒氣主之以寒為本以熱為標也 又云少陰之上君火主之以熱為本以寒為標也 病有發熱

惡寒者發於太陽之標也 無熱惡寒者發於少陰之標也 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

也 此一節提陰陽寒熱標本之大綱並按陰陽之數以定病愈之期 言手足標本之異手之太陽其標熱也與

手少陰為表裏發熱惡寒發於手太陽之標陽也足之太陽其本寒也與足少陰為表裏無熱惡寒發於足少陰

之標陰也

何以謂發於陽者七日愈 太陽病頭痛證至七以上 應奇自愈者以太陽之行其本經已盡七日故也 若愈欲作

再經者陽明受 針足陽明以洩其邪使經不傳則愈 亦可以此例而得其旨矣 此節承上文而言病愈之期又

提出行其經三字謂自行其本經與傳經不同 曲盡傷寒之變幻 六經皆有行有傳舉太陽以為例

之病欲解亦可於其所旺時推測而知之 大陽病欲解之時 脈大從已至未上者以已十二時日中而陽氣降太陽之

旺時而 此一節承上文而言病愈之時以見天之六淫能傷人之正氣而天之十二時又能助人之正氣也

邪解後未全暢快日病衰日如少愈者可以風家七日陽得奇表而解 然雖而餘不了了 盡者 候過五日五日為一候

不了了 精神是愈 推之邪為陰邪如發於陰之病六日而愈矣 若誤治又不在此例 此一節承上文而言既愈之後

而定以全愈之期也

醫家辨證開口一言太陽陽目即在少陰須知太陽標熱而本寒少陰標寒而本熱太陽之標即少陰之本病人身

少陰之本即太陽之標上章以發熱無熱言猶未暢明其義茲請再申之為辨太陽之證者辨到太陽之標

大熱為太陽之標 反欲得近衣者為少陰之標 熱在表之太陽所 皮膚寒在少陰所 骨髓也身大寒為太陽之本 反不欲

近衣者為少陰之本 寒在表之太陽所 皮膚熱在少陰所 骨髓也身之寒熱不足過必以骨髓之寒熱為主 此一章承

前章陰陽寒熱標本之旨深一層立論 上章言其所是此章言其所發皆探其病情程邪情云陰陽順逆之理

在天地微之於氣者在人身即協之於情情則無假合之前三章彼為從外以審內法此則從內以審外法  
滋治之法須辨脈證太陽中風於肌腠其脈陽寸浮而陰尺弱陽浮者風勢逆發不執自發陰弱者津液竭而  
汗自出而膏肓狀而惡寒漸漸狀而惡風翕翕之狀而發熱陽邪上鼻鳴而汗乾嘔者中風脈證桂枝湯  
主之此一節言風中太陽之肌腠立方以救治也

桂枝湯方

桂枝 三兩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生薑 三兩

大枣 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七升

煮取

三升去滓通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飲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絳熱微似有汗者蓋佳不  
可令如水流瀉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使其間半  
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  
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桂枝湯調陰陽和榮衛為太陽中風之主方  
而其功用不止此也凡中風傷寒雜病審察太陽之病必於頭痛發熱等症同證汗出一證為大主腦肝虛而惡風者  
桂枝湯主之其汗出新用之無有不當矣此一節承上節而推廣桂枝湯之用

雖然病在大陽之肌腠桂枝湯誠為切當若太陽經輸之病專用桂枝湯太陽病項背而不舒強如短刺之鳥虛飛八  
原方恐未大陽之經輸也夫邪之中人始於皮毛次及肌反汗出而惡風視桂枝證非得葛根入土最深其藤延  
八路次及經輸今者邪入經輸則經輸實而皮毛虛故此一節言太陽經輸之證亦承上篇推廣桂枝湯之用而不泥其方  
內而遠出於肌腠之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桂枝加葛根湯方

桂枝 三兩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生薑 三兩

大枣 十二枚

葛根 四兩

右六味以水七升

納諸藥者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須臾飲餘加桂枝將息及禁忌法

桂枝湯為肌腠之主方邪在肌腠既可於汗太陽病誤下之後則太陽之氣當從肌腠出其氣竟上衝者是不同下而  
出等正而看山亦可於誤治後反面動出而汗出矣若不下陷而其在於  
肌腠之問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服取汗法出而愈矣若不上衝者肌腠之中桂枝不可與之此一節承上節以起下

文五節之意張令詔曰經云太陽根於至陰是太陽之氣由至陰而上於胸膈由胸膈而出於肌腠由肌腠而



達於皮毛外行於三陽內行於三陰氣從此而出入邪亦從此而出入師所謂其氣者指此而言也讀者知正氣之出入如此則邪氣之出入亦如此則於此道知過半矣所以傷寒言邪即言正而言正即可以識邪 按讀熱

此註方知論中經氣傳行及一日二日三日五六日等皆是眼目 然而不可與太陽病三日已為盡發汗則肌表之邪若吐則中邪當解之若下則腸胃之邪若溫針則經脈之邪仍不解者此

為醫者壞病肌腠不問桂枝湯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犯何逆或隨其發汗之逆或隨其溫針之逆或隨其證而治之也 此一節承上

節言病不關於肌腠者桂枝湯用之而不當 且更有不可與者桂枝湯本為解肌與麻黃湯為膚表之劑迎別蓋邪之傷人先傷膚表次及肌腠惟風性迅速

不得重為叮嚀 桂枝湯 若其人脈浮發熱汗不出者 明明邪在膚表不可與也 甚矣哉桂枝湯為當須識此勿令誤也 此一節承上節

分別桂枝本為解肌大殊發表之劑重為叮嚀 桂枝本為解肌以汗自出若酒客病 濕熱蘊於內其無病時熱氣薰蒸固多汗出及其病不可與桂枝湯若誤得此

湯以助濕熱且則為嘔蓋以酒客喜苦不喜甘故也 推之不必酒客凡乘濕熱 此一節承上節桂枝本為解肌 句言濕熱之自汗不為肌腠之病又當分別

桂枝本為解肌若喘則為邪拒於表表氣不通而作宜麻黃而不宜桂枝喘家得病又作 審桂枝證桂枝湯宜 加厚朴從脾而 否子從肺而佳 此一節承上節桂枝本為解肌句言喘不盡由於肌腠之病不可專用桂枝湯

得湯則嘔 凡當服桂枝湯而服之不吐者 熱兩相衝反能湧越熱勢所逼致傷陽絡 其後必吐膿血也 此一 節申明前二節得湯則嘔之義序例謂桂枝下咽陽盛則斃者此也

大陽病 取微以有汗為發汗太過遂漏不止 病云如水淋漓 其人惡風 猶然不去汗 溼於 小便難四肢 為諸陽之本不 者微急 難屈伸者 此因大汗以亡陽 因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方中取附子以固少陰之陽固陽神所 此章凡九 節承上數章言太陽證之變動不居桂枝湯之泛應不窮也張令韶云自此以下八節論太陽之氣可出可入可 內可外行於陽內行於陰出而皮膚入而肌腠經絡無非太陽之所操縱也 桂枝加附子湯方 即桂枝湯原方加附子一枚炮

不但誤汗而陽亡於外或誤下其氣由前而出若大陽病誤下之後陽衰不能出入於外內以脈數中一止促氣滯胸而滿者

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蓋桂枝湯為太陽神方調和其氣出入之勢若脈不見微復惡寒者為陽虛桂枝去芍藥方中

加附子湯主之恐桂枝之力微也上節言誤汗而陽亡於外此節誤下而陽衰於內其方只一二味出入主治判

然按陽亡於外宜引其陽以內入芍藥在所必用陽衰於內宜振其陽以自立芍藥則大非所宜也即桂枝

湯原方去芍藥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方即桂枝去芍藥加附子一枚炮

大陽頭痛項強發病得之八週至九日正當少陽主氣之期如瘧狀亦見寒熱發熱惡寒同所率者寒熱並見之中

熱較多而寒却少太陽以陽為主熱多是其人不嘔邪少陽固便欲自可邪不轉屬陽一日二三度發定候大陽得

少陽之脈轉邪氣脈微邪為緩者復皆為欲愈之證也說脈但見微正亦衰不見其發熱而但見惡寒者其各勝

蓋太陽脈面即是少陰令脈微即露少陰脈此不獨太陽陰大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雖然證脈如此宜

沉細之機惡寒即伏少陰脈逆及背寒之兆也虛而少陰大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雖然證脈如此宜

而面色反有熱色者鼓諸陽之氣在於面而獨陽氣未散尚能未其所欲汗而小解也其不能得小汗出色有熱

色而無熱之氣故達於肌表身必癢邪欲出而不能出宜桂枝麻黃各半湯以助此一節言病在太陽值少陽主氣之

期而藉其樞轉也

桂枝麻黃各半湯方

桂枝一兩十六芍藥 桂枝 生薑切 甘草炙 麻黃各一兩 大棗四枚

杏仁二十四個湯浸去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納諸藥者取一升八合去滓溫服六合

太陽病當其為桂枝證用桂枝湯初服桂枝湯升一反煩不解者緣此湯只能治肌腠之病不能治經

以薄經却與留而求桂枝湯法服之則愈此一節言太陽之病涉於肌腠而復干於經脈也風池二穴在頭上三

行顯顯後髮陷陷中足少陽之經穴針入三分留三呼風府一穴上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督脈之經穴針入

四分留三呼二者皆太陽經所過之處故刺之以瀉太陽之邪

邪之在表與在肌其治不可以或混而病之在表服桂枝湯取微似有汗

與在肌其氣未始不相通如審依太陽肌腠之病服桂枝湯者佳若過取大汗而

出病反不脈勢必變浮洪大者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察其桂枝湯與桂枝湯如前似汗之後法是法也可以發汗汗主於穀也即可以止汗若猶未能即愈形如瘧有反時而此則日再發與應者不獨肌病見表病表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此服桂枝後少此一節言太陽之氣在肌而復通於表也

桂枝二麻黃一湯方

桂枝去皮 芍藥去皮 甘草炙 麻黃去節 生薑一兩六分 杏仁十六個 甘草炙 大棗五枚 右

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

太陽之氣由肌而通於陽明服桂枝湯當取似有汗者大汗出後陽明之津液俱亡大煩陽明之上燥渴不解陽氣尤脈洪大論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此一節言太陽之氣由肌而通於陽明也白虎為西方金神秋金得令而氣炎自除

加人參者以大汗之後必救其液以滋其燥也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母六兩 石膏一斤 甘草二兩 粳米六合 人參二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

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陽之氣外行於陽內行於陰太陽與少陰為表裏其內行無論矣太陽為病其證發熱惡寒太陽以陽而且有所入於脾不能外達者脾何以辨之辨之於證與脾之相反太陽為病其證發熱惡寒太陽以陽為主勝客實是將愈之脈微弱者脾與證相反是證為太陽其氣內陷於至陰之此一節言太陽之氣陷於脾而脾氣不能外達者不發其表其汗斷然者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方從至陰中此一節言太陽之氣陷於脾而脾氣不能外達者不發其表

汗宜越其脾氣也

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桂枝去皮 芍藥去皮 甘草炙 麻黃去節 生薑一兩 大棗四枚 麻黃十八分 石膏二十四分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本方當裁為越婢湯桂枝湯合飲一升令合為一方桂枝二越婢一 按讀方下所註知仲景所用皆古方真迷而不作之聖也

不獨於脾而不能外達而且有所入於脾不能外達者脾何以辨之辨之於證與脾之相反太陽為病其證發熱惡寒太陽以陽而且有所入於脾不能外達者脾何以辨之辨之於證與脾之相反太陽為病其證發熱惡寒太陽以陽而且有所入於脾不能外達者脾何以辨之辨之於證與脾之相反太陽為病其證發熱惡寒太陽以陽

發熱無汗且又兼見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此無汗則表邪無外出之路小便不利則裏邪無下出之路總之邪  
而下出內經云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是言通體之大陽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所以去桂者不從其  
也此時須知利水法中大有轉旋之妙用而發汗亦在其中以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汗之禁也所以如桂  
小使一利則諸病霍然矣此一節言陷脾不轉輸之治法也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方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生薑

茯苓

白朮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咀以水

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小便利則愈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此與桂枝證相近但脚攣急不似考少陰之麻痺走足心上腹內攣  
證熱合少陰之本無為陰陽熱化之病熱或灼筋故脚攣急並可悟脈浮自汗小便數皆係熱證即反與桂枝湯以  
有微惡寒一證亦可知表之惡寒漸微則裏之熱漸熾其證雖相類而實懸殊醫者  
攻其表此誤也病人陽得此辛之藥則易謂元氣有使厥洵而咽中乾難而煩躁而吐逆者此時投以若寒之  
倍黑變半為苦同氣以格之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從治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此陰以逆  
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是前此辛熱之毒少與調胃承氣湯瀉其道熱取硝黃太陽之本寒合少陰之  
重發其汗則汗不止復加燒針者更逼其汗而四逆湯主之均保亡陽而此一節言太陽標熱合少陰本熱之為  
病誤治而變證不一也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四兩

乾薑二兩

右以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芍藥甘草湯方

芍藥四兩

甘草四兩

右二味以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之

調胃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

甘草二兩

芒硝半升

右三味以咀以水三升煮取升去滓納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溫

服之

四逆湯方



甘草二兩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

八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問曰證象陽旦按桂枝湯助陽之桂枝名陽助湯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脰拘急而善語師曰行文字夜半交接手足當

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兩手六寸口其脈下指即浮而脈形寬大浮則為風邪也大則為虛陰內

不能為陽風則以陽加足故生微熱虛則陰液不兩脰掣病證象桂枝因取桂枝加附子枚參其間增桂枝三兩名陽以令

汗出以附子溫經亡陽故也蓋附子為溫經之藥陰寒用事得之則溫經以亡陽如此湯之令汗出是也當其厥逆咽中乾

陽明內結證語煩亂和其因服手熱更治法飲甘草乾薑湯陽引外越之夜半而人之陽生陽氣亦遂兩足當溫陰陽兩

回但陰津尚未全復故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其苦甘生脛伸其語未止者誤服陽旦湯之熱視桂枝湯為倍則

是以濟事必不以大承氣湯使微溲亦下則止其謔語故病可愈此一節設為問答承上節而明誤藥之變證

更進一層立論

肌勝黃則膚表虛而自汗入於經輸既有桂枝加葛根湯之法而膚未實而無汗入於經輸者治法何如太陽病項背強八前已詳其無汗為邪拒於表現出

之本也葛根湯主之此一節言邪從膚表而涉於經輸與邪在肌腠而涉於經輸者之不同另立葛根湯取微似汗

法張令詔云自此以下四節俱論太陽之氣循經而入不在肌腠之中也

葛根湯方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去節

桂枝二兩去皮

芍藥二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

右七味以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

如桂枝湯法將息及禁忌

太陽之惡寒發熱頭與陽明之熱渴目疼鼻乾等證同時合病者兩經之熱邪並感不特內陷而必自下利然雖下

以協熱下利之法治之仍當以兩經之表證為急故以葛根湯主之此一節言太陽合於陽明而為下利設也

太陽與陽明合病其利在不下利而但嘔者當求其說蓋太陽主開陽明主闔今陽明為太陽所

夏湯主之蓋以半夏除結氣以透其此一節承上節而言太陽合於陽明不下利而但嘔也二節言太陽與陽明

合病重在太陽之關一選與下章合病用麻黃法不同小註宜細玩而熟記之

葛根加半夏湯方 即葛根湯原方加半夏半升洗

太陽病 頭項強痛 桂枝證 病在表 醫反下之 致太陽之邪利遂不止 然邪雖內陷而氣仍欲外出 其脈急者未可  
未出而解也 能運出則喘 喘則發而汗出者 變以執之不可再用桂枝湯而以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 此一節

言太陽證雖已陷邪亦可以乘機而施升發使內者外之陷者舉之之妙也 張令韶云下後發喘汗出乃天氣

不降地氣不升之危證宜用人參四逆輩仲師用此方專在表未解句雖然仲師之書豈可以形迹求之耶總以

見太陽之氣出入於外內由外而入者亦可由內而出此立證立方之意也

葛根黃芩黃連湯方

葛根 半斤 甘草 二兩 黃芩 三兩 黃連 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納諸藥煮取

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太陽在肌之病言之詳 太陽病頭痛發熱 目不待 身疼 病在太陽之氣也 經云太 腰痛 陽之經 挾脊抵腰是也 經云太

實 諸請專言其在表 太陽病頭痛發熱 惡風 邪傷於表則 無汗 邪不得汗而出 而喘者 不可用解肌之桂 枝湯 必以發表之 麻黃湯主之 此一

節言太陽病在膚表之治法也 張令韶云自此以下三節俱論太陽之氣在表為麻黃湯證也

柯韻柏曰麻黃八證頭痛發熱惡風同桂枝證無汗身疲同大青龍證本證重在發熱身疲無汗而喘又日本條

不冠傷寒又不言惡寒而言惡風先輩言麻黃湯主治傷寒不治中風似非確論蓋麻黃湯大青龍湯治中風之

重劑桂枝湯葛根湯治中風之輕劑傷寒可通用之非主治傷寒之劑也

麻黃湯方

麻黃 三兩 桂枝 三兩 甘草 一兩 杏仁 七十粒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

諸藥者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前以葛根治太陽與陽明合病重在太陽之關一選也然二陽合病 太陽之氣從胸而出而與陽明合病 二陽之氣

其陽明主開之勢過於太陽則為內而不外之證不可不知何則 太陽之氣從胸而出而與陽明合病 不能外達

達勢又內壅作喘而又見胸滿之者切不可下 以致內陷者宜麻黃湯汗以主之 此一節言太陽與陽明合病

之用麻黃法也重在陽明主問一邊與上章用葛根法分別

太陽病頭項強痛等證五日少陰至十日已去陰主氣之期其少陰脈浮為大細為少而嗜卧者和合故知其外已解也設令

胸滿腹脹者陰之氣欲從胸膈而出不得少陰之樞轉也蓋少與小柴胡湯藥證若對但浮而不者是大陽

不能胸膈也與麻黃湯表此言太少陰陽之氣表裏相通而太陽又得少陰之樞以為出入也張令韶云此以

上三節皆用麻黃湯而所主各有不同也首節言太陽之氣在表宜麻黃湯以散在表之邪次節言太陽之氣合

陽明而在胸宜麻黃湯以通在胸之氣此節言太陽之氣自不能外出不涉少陰之樞亦宜麻黃湯導之外出也

張隱菴印宗云此節言陽病遇陰陰病遇陽陰陽和而自愈非表病變陰陽病而得陰脈之謂讀論者當知陰

陽之道變通無窮幸勿膠柱鼓為得之

麻黃證桂枝證外又有大小青龍之證太陽中風脈浮浮為邪在於肌而表虛表虛為邪在於表而表實表實而

證不可不知請先言大青龍之證太陽中風脈浮本有欲汗之勢此則浮於兼緊仍不得汗是肌與表氣病也

發熱為太陽惡寒為太陽本病是標與本俱病也太陽之氣主周身之勢此則浮於兼緊仍不得汗是肌與表氣病也

而內投煩躁者是煩躁由不汗出所致大青龍湯之發表主之若脈微弱微為水象微而兼弱病在坎中之陽

出而惡風者雖有煩燥症乃少陰亡陽之象全非不可服若服之則陽亡於厥逆內而筋惕肉瞤此為逆也

以真武湯救之汗不出而鬱熱內擾者仲師當其不能不用法者盡如其法故更立真武一湯救之特為大青龍對

見一則救不汗出之煩燥與雲致雨為陽亢者設一則救汗不收之煩燥燥土制水為陰盛者設煩燥一證陰陽互

辨不可不釐此一節言大青龍湯為中風不汗出而煩躁者之主方也張令韶云合下四節論大小青龍功用之

不同

大青龍湯方

麻黃六兩

桂枝二兩

甘草二兩

杏仁五十個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石膏如雞子大碎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溫粉撲之一

服汗者停後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服也

人青龍湯為少陰證之大禁尚無少陰證者不傷寒脈緊而浮緩身不覺疼而但覺重而且重不覺重亦不覺輕之時似可

將中風之重者用之即傷寒之輕者亦可用傷寒脈緊而浮緩身不覺疼而但覺重而且重不覺重亦不覺輕之時似可

用大青龍之大劑矣然不汗出而煩躁為大青龍之的證苟非大發其汗則內熱不可宣洩其煩躁亦何自而安無

少陰證者以大青龍湯發之 此一節言傷寒之輕證亦有用大青龍法點出無少陰證者五字以補出上節之大

主腦也者字承上節不汗出而煩燥言上節云主之以外內之熱交感此方主其中而分解之此節云發之者外

邪雖開而內之煩燥未甚但發其外而內自解也 柯韻伯曰中風輕者微煩重者煩躁傷寒輕者煩燥重者必

嘔逆矣又曰脈浮緊者身必疼浮緩者身不疼中風傷寒皆然又可謂之定脈定證矣

又有寒表邪不解而動裏之心下有水氣蓋太陽主寒水之氣運行於皮膚出入於心胸今不能運 乾嘔水氣與

傷而不發熱肺主皮毛水氣 而效是發熱而咳為心下有水氣之陰證然水性之想或不行為正津 渴或水漬入腸利

或逆之於嘔或行則為小便不利少腹滿或顯出水證則為水氣之喘者見一二證即是不必悉具也 小

青龍湯主之 此節言寒傷太陽之表而動其裏之水氣也本方散心下之水氣藉麻黃之大力領諸藥之氣布於上運於下

達於四旁內行於州都外行於元府誠有左宜右有之妙

小青龍湯方

麻黃三兩 芍藥三兩 五味子半升 乾薑三兩 甘草三兩 細辛三兩 桂枝三兩

半夏湯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且夫寒水之氣太陽所專司運行於傷於寒則不能運行心下病無形之寒有形水氣水寒傷肺而效而微喘病在

膚表出入於胸膈有氣而無形病不入得於心下水化而為渴者此寒去欲解木解也仍小

之標則現發熱能勝之雖發熱而仍不渴當證此雖而以服湯已 渴者此寒去欲解木解也仍小

張仲景傷寒論原文淺註卷二

辨太陽病脈證篇

在表在外病各不同麻黃桂枝 太陽之病皮膚為表外證未解肌中之名為脈因浮弱者當以甘溫之藥資助汗而

湯亦各別請彙集而參觀之 此一節言桂枝湯為解外之劑也 張令韶曰自此以下十五節言病有在表在外之不同湯有麻

黃桂枝之各異也 柯韻伯曰桂枝溫能散寒甘能益氣生血辛能發散外邪故麻黃青龍凡發汗劑咸用之惟

桂枝湯不可用麻黃而麻黃湯不可無桂枝也何也桂枝為汗藥中沖和之品若邪在皮毛則皮毛實而無汗故



主麻黃以直達之令無汗者有汗而解若邪在肌而則肌肉實而皮毛反虛而自汗故不主麻黃之徑走於表止  
佐以薑棗甘芍調和氣血從肌肉而出皮毛令有汗者復汗而解二方之不同如此令人不知二方之旨以桂枝  
湯治中風以麻黃湯治傷寒失之遠矣

在表之邪太陽頭痛等 下之 猶辛裏氣未奪反上逆與 微喘者表未解故也 蓋肌也表也氣脈相通邪從表  
未解尚見太陽痛等 表邪交錯於胸中而為 微喘者表未解故也 而入肌亦從肌而出表故仍用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 蓋杏仁降氣厚朴寬胸於胸中加此二味令表邪交錯者從肌入於  
解者不可下若誤下之仍宜用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即桂枝湯加杏仁五十枚厚朴二兩炙去皮 右七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溫服  
一升覆取微似汗

在外之表太陽頭痛等 病類知外證未解不可下也下之為 逆破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 此一節言誤下後遂  
未解尚見太陽痛等 病類知外證未解不可下也下之為 逆破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 此一節言誤下後遂  
用桂枝湯救外證之逆 此男元犀按桂枝湯本為解肌誤下後邪未除者仍用此方若已陷者當審何逆從其變  
未汗而遺下之既以桂枝湯為救誤之法 然則外証未解救誤如此而內証未除者誤之當何如師故舉一隅以示其  
先汗而復下之亦藉桂枝湯為補救之資 太陽病先發汗而後下之 桂枝湯主之 此粗工泥  
脈之法不和脈浮者不愈浮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此一  
節言先汗後下察其脈浮病不解者仍宜用桂枝湯以解外也 言外見麻黃湯後繼以桂枝湯為正法太陽病脈

浮緊是麻黃 證的脈無汗發熱身疼痛 不知用麻黃湯至 八日當陽明九日當少陽主 不解表證仍在此 雖為口當發  
其汗麻黃湯 服前藥已得汗出而微除 或陽明或陰虛故 其人陽或發煩陰虛 目暈劇者必 行而為血血陰之熱  
隨乃解所以然者 以太陽主相火之氣三陽合併而為熱 氣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此一節言病在太陽得陽

明少陽之氣化合并為熱之治法也 但言發熱不言惡寒者主太陽之標陽而言也

三陽氣感汗之而不解者既可使其從衄而太陽病脈浮發熱身無汗 不因發汗 自能衄而者 其病比上條三陽  
解矣而太陽本經之熱亦有自衄而解之證 太陽病脈浮發熱身無汗 不因發汗 自能衄而者 其病比上條三陽  
愈 蓋血之與汗異名同類不得汗必得血不從汗解 此一節言不因三陽之氣感不用麻黃之發汗而太陽標陽  
而從衄解此與無結腸脫血自下者同一病也 此一節言不因三陽之氣感不用麻黃之發汗而太陽標陽

之熱若得衄則無不解矣 男前按發熱無汗則熱鬱於內熱極路傷陰路傷并衝任而出則為吐血陽路傷血  
血并督脈而出則為衄血此督脈與太陽同起目內背循脊絡腎太陽之標熱借督脈作衄為出路而解也

血并督脈而出則為衄血此督脈與太陽同起目內背循脊絡腎太陽之標熱借督脈作衄為出路而解也

二陽併病 太陽初得病時 當發其汗 汗先出不通 徹因轉屬陽明 故謂之并病 夫此陽病 汗相續不絕 脈自見 微汗出 若不惡寒 則太陽之證已矣 若太陽之病 證不罷者 不可下之 為治逆 須發汗 如此當知有小發汗 可小發汗 偏於陽明 在設面色緣緣正赤 即面色有熱 陽明氣拂鬱在表 當汗之 則解之 而不發汗 則病不愈 汗之法 太陽經氣俱盛 證之證 設面色緣緣正赤 即面色有熱 陽明氣拂鬱在表 當汗之 則解之 而不發汗 則病不愈 汗之法 太陽經氣俱

發汗不徹 不足言 僅陽氣拂鬱不得越 緣前當發汗 而不汗 則邪無其人 內擾不煩 躁此煩躁 由於不汗所致 與無定 不知痛處 主太陽之病 邪併之所 乍在腹中 或乍在四肢 按之不可得 陰陰陽之氣 不相交 故其人短氣 其

人所以但坐以汗出不徹 以致陰陽之氣 故也更發其汗 則愈 何以知汗出不徹 以脈滯澇 不流 故知其汗液也

此一節言太陽之病 併於陽明也 龐安常擬補麻黃湯 喻嘉言擬桂枝加葛根湯 二方俱隔靴搔癢

病出汗不徹 且有自發更發之說 況其為法 汗不汗 脈浮數者 必發 法當汗出而愈 若誤下之 雖幸其邪尚未陷 乎 然亦有法 雖當汗而獨取尺脈 為過為法 汗不汗 脈浮數者 必發 法當汗出而愈 若誤下之 雖幸其邪尚未陷 而身

重血被心 悸者 蓋衛氣榮血外循行於經絡之間 而肺衛心榮內不可發汗 當其自汗出 乃解 所以然者 尺中脈微 尺主裏 此裏之虛 慎勿亂藥 惟麻黃湯自發漸復 胃陰又依內經之說 須俟氣充 其自汗出 乃解 所以然者 尺中脈微

而愈 此法外 此一節言汗乃血液 血液少者不可汗也

由此法而推之 脈浮數 證脈浮緊者 法當身疼痛 宜以麻黃汗解之 假令尺中遲者 不可發汗 何以知其然 以榮者水 之外 更有脈浮緊之證 脈浮緊者 法當身疼痛 宜以麻黃汗解之 假令尺中遲者 不可發汗 何以知其然 以榮者水

氣也 和調於五臟 兩脾於六腑 乃能榮氣不足 血液少 不能故也 前云脈浮數 因誤治而虛 其陰尚可勿藥 而後其 入之於脾 冷中 遲乃知中焦之

數尚且未見 大致豈邪感無汗之證 得之 兩能補虛 而不助邪 耶 是又無之理也 當於本原處 而求其治 則得矣

此一節承一節而續言 脈浮緊之證 以見血液少者 不可發汗 言外見雖發之 而亦不能作汗也

二者於尺中之脈 既知其脈浮 而發之 者病在表 而發之 不可以發汗 宜麻黃湯 必他處也 不脈浮而數 其尺中者 為

不可即便知其可矣 凡脈浮 而發之 者病在表 而發之 不可以發汗 宜麻黃湯 必他處也 不脈浮而數 其尺中者 為

也 不虛可以發汗 宜麻黃湯 必他處也 此一節承上文兩節之意 而申言之

而上言榮言裏 而於尺中者 以榮為陰 陰病 人常自汗出 者此為榮氣本和 然榮氣和者 證奈何 蓋因衛

而衛陽和合 而循行於肌表 今請再言衛氣 病 人常自汗出 者此為榮氣本和 然榮氣和者 證奈何 蓋因衛

氣不諧 以衛氣之不能 共榮氣和諧 故爾 蓋衛為陽 榮為陰 陰陽貴乎和合 以致榮自行 於脈中 衛自行 於脈外

兩不相合 如婦夫之不調 治者當乘其汗 正出時 與桂枝復發其汗 則陽氣榮衛以和 則汗不復 愈宜桂枝湯

湯 吸弱是陽不足者 溫之以氣 食入於陰 氣長於陽 既汗復發 其汗則陽氣榮衛以和 則汗不復 愈宜桂枝湯

此一節因上文榮氣不足而復及於衛氣也

此一節因上文榮氣不足而復及於衛氣也

病人藏府無他病，惟有發熱，因有自汗出，而常自汗出者，不同而推其不愈者，即內經所謂陰虛者，陽必此，衛氣之淒而不和也。治先於其未發之時，發其汗，從從汗以泄其陽熱，並以吸則愈。宜桂枝湯主之。上節言衛氣不和，乃衛氣不與榮氣相和，此節言衛氣不和，乃衛氣之自不和也。張令韶云：此二節言桂枝湯能和榮衛而發汗，亦能和榮衛而止汗也。柯韻伯云：一屬陽虛，一屬陰虛，皆令自汗，但以無熱有熱，別之以常汗出時汗出，辨之總以桂枝湯暖

### 熱粥汗之

前言邪從衄解，一在八九日三陽熱盛，服麻黃湯之微而解也。一在太陽本經熱盛，亦有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不服麻黃湯，可以自衄而解也。然二者皆於衄後而解，亦有衄後不解者，不可不知。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其血點滴不成流，雖麻黃湯主之，俾元府通，衄乃止，不得以衄家不可發汗為辭。謂汗後有額上臨朐紫目，直視不能，詢不得眠之變也。然彼為虛脫，此為盛盈，彼此判然。且衄家素衄之家，為內因致衄，此一節又補言衄後邪不解之證也。然邪解而脈微邪不解而脈浮，以此為辨。

是自有因而致為外因。此一節又補言衄後邪不解之證也。然邪解而脈微邪不解而脈浮，以此為辨。以上兩言得衄而解，又言得衄而仍不解，大旨以汗之與血異名同類，不從汗解，必從衄解。既衄而不成衄者，又當從汗而解之。詳矣。然衄證又當以頭痛為提綱，以頭為諸陽之會，督脈與太陽同起於目內眦，邪熱感則越於督脈，而為衄也。然頭痛病在上也，而察其傷寒不大便六七日，又值太陽頭痛有熱者，熱感於裏，而與承病機則在於下，口大便若傷寒不大便六七日，又值太陽頭痛有熱者，熱感於裏，而與承氣湯以泄其裏熱於下，其頭痛有小便清者，知熱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以麻黃湯泄其表熱。此若頭痛已者，勢必逼血上衄，此可於未衄之前，以頭痛而預定之也。然猶有言之未盡者，病在表者，宜以桂枝湯前而解之。此

### 一節以頭痛者必衄五字為主而言在裏在表在經之不同欲學者一隅而三反也

總而言之，桂枝湯與麻黃功用甚廣。傷寒服麻黃發汗，涼為表邪已解。至半日許復發熱，煩是表邪解而肌邪脈不而桂枝湯更有泛應曲當之妙。發汗發熱，煩是表邪解而肌邪脈不見，桂枝之浮弱，數者如非麻黃症，未罷乃肌脈之邪不解，動者可更易麻黃湯之疏而用發汗宜桂枝湯主之。肌仍見麻黃症之浮數者，火之氣而為煩，所致麻黃湯不可治煩。發熱調和之法，以發汗宜桂枝湯主之。肌以止。此一節總結十五節病有在表在外之不同，湯有麻黃桂枝之各異，而申言桂枝之用更宏也。柯韻伯云：桂枝湯本治煩服後外熱不解而內熱更甚，故曰反煩。麻黃證本不煩服湯汗出外熱初解而內熱又發，故曰復煩。凡曰麻黃湯主之，桂枝湯主之者，定法也。服桂枝湯不解，仍與桂枝湯汗解後復發煩，更用桂枝湯者，法法也。服麻黃湯復煩，可更用桂枝湯。桂枝湯復煩者，不得更用麻黃，且麻黃脈證，但可用桂枝湯更汗，不可先用桂枝湯發汗。此又法法中定法矣。

吐下三者，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用之得當，則若汗吐下，用亡津液，而且有心汗吐下之患。雖其汗吐下之症，仍在陰邪下注也。若下邪去而病已，若太過為亡津液，而且有心汗吐下之患。雖其汗吐下之症，仍在陰

陽氣自和者邪氣亦退必自愈此一節言汗吐下三法不可誤用張令韶云以下十三節皆所以發明首節之義以見

汗吐下之不可誤施有如此也  
大下之後復發汗以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用利小治之姑俟其津回得小便利則陰陽和而表裏之症必自愈此一節

言汗下逆施重亡津液也  
下之後復發汗則氣虛於外不必振寒禁行經脈故不能脈微細所以然者以汗下內外氣俱虛故也此一節言汗

下後不特亡津液并亡其內外之陰陽氣血也男元屏按此言調施下汗之誤病在外當汗解而反下之陽陰俱虛陰陽將竭

下之後復發汗亡其氣晝日為陽陽虛故復同氣煩躁不得眠夜為陰陰虛則而安靜於不嘔不喝知其非傳裏證知非表不解脈沉微裏也身無大熱者陽則陽氣先絕而不可救以乾薑附子湯主之此一節言汗下之後亡其陽氣也

乾薑附子湯  
乾薑一兩 附子二枚生用去皮擘破八斤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發汗後邪已淨身猶痠痛為血虛無以脈沉遲者沉則不浮不浮則非表邪矣遲則不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入參三兩新加湯主之脾血運則病愈此一節言汗後亡其陰血也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  
桂枝三兩 芍藥四兩 甘草一兩 人參三兩 生薑四兩 大棗十二枚枚擘 右六味以水一斗

二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分溫服餘依桂枝湯法  
且汗吐下不如法而誤施之已增病亦思傷及五臟之氣先以熱邪乘肺言之蓋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何

桂枝之熱汗出而不能除麻黃竟汗為熱汗而麻黃無大熱者肺而外熱反輕也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

汗吐下致傷五臟之氣也柯韻伯云溫病風溫仲景無方疑即此方也按柯氏此說雖非正解亦姑存之以備參考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麻黃四兩

杏仁五十個

甘草二兩

石膏半斤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

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一本云黃耳糕汪考友云想係置水器也

以傷其心虛其心液其人又手自覆冒於心而女也發汗過多心液其人又手自覆冒於心而女也心下悸欲得按者內有所依也桂枝甘草湯主之此一節言發汗而傷其心氣也

桂枝甘草湯

桂枝四兩

甘草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以傷其腎後腎陽虛則水邪扶發汗過多水氣而上衝故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然猶欲作而尚未作也當先其時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茯苓半斤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五枚

桂枝四兩

右四味以甘瀾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納諸藥

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作甘瀾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五六顆相逐取之以傷其脾發汗後外邪已解腹脹滿者蓋以汗雖出於榮衛貴稟中焦水穀之氣以成令發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主之此一節言發汗而傷其脾氣也同學周鏡園云太陽發汗所以外通陽氣內和陰氣發汗不如法致太陽之寒內合太陰之濕故腹脹滿之病作矣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

厚朴半斤

生薑半斤

半夏半斤

人參一兩

甘草二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

溫服一升日三服

以傷其肝傷寒若吐若下後中氣傷心下為脾之部位上虛逆滿氣上衝胸即厥陰之為病起則頭眩諸風眩皆是也屬於木脈沉緊肝也發汗則動經身為振振搖者脈經空虛而風木動搖之象也金匱知茯苓桂枝白木甘草湯主之此一節言吐下而傷其肝氣也

此一節言吐下而傷其肝氣也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茯苓 四兩

桂枝 三兩

白朮 二兩

甘草 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且虛人不宜發汗後病而解不解寒而反惡寒者以其虛故也

此汗之則為虛發汗後病而解不解寒而反惡寒者以其虛故也

一節言誤發虛人之汗另立一補救法也

芍藥甘草附子湯

芍藥 三兩

甘草 三兩

附子 一枚炮去

以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服

虛人發汗且為虛虛汗而又下發汗病不若下之而病仍不解出煩躁者傷腎液少陰之陰陽水火難隔而難治煩者陽不得遇陰躁者陰不得遇陽也

得遇陽也

茯苓四逆湯

茯苓 六兩

人參 一兩

附子 一枚生用去

甘草 二兩

乾薑 一兩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

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要之病變雖多不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發汗後不惡寒且但其熱者實也蓋因發汗以致胃中與調胃承氣湯甚矣溫補涼瀉

胃承氣湯一方其旨微矣

太陽病從微感而轉屬陽微則轉屬少陰為虛證以太陽與少陰相表裏也陽感則

轉屬陽明為實證以太陽與陽明遞相傳也

存津液為治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陽明水穀之胃中乾土燥於中心煩胃不能躁不得眠則內經所謂胃不和欲得飲水者渴欲得外水以自救只宜少少與飲之令胃不乾斯氣而和則愈切不可誤若脈浮小便不利不能轉輸不行也微執邪未解也消渴者欲入而消熱甚於裏也以脾浮在液故與五苓散散氣布散水主之此一節言

發汗後胃之津液有乾渴與不行之分別也太陽病至胃氣和則愈言津液乾渴若脈浮至末言津液不行當作

兩截看張令韶云合下四節皆論發汗後煩渴證也

兩截看張令韶云合下四節皆論發汗後煩渴證也

五苓散

猪苓十八銖

澤瀉一兩六銖

茯苓十八銖

桂半兩

白朮十八銖

右五味為末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

三飲多飲暖水汗出愈

錢天來云漢之一兩即今之二錢七分也汪苓友云古云銖者六銖為一分即二錢

半二十四銖為一兩也  
胃乾之煩渴當以五苓散為禁副矣而審察脾不轉輸之發汗之微表已邪已則脈脈不緩浮數以汗為中焦水穀  
為渴雖無微熱與小便不利症而治以五苓散散則一也  
氣則變其中煩渴者汗傷中氣脾不轉輸而五苓散主之蓋以五苓散散而能升山澤通氣之謂也通  
和之象也

後邪未解而煩渴此節言邪即解而煩渴也

何以言之蓋汗有血液傷寒汗出而渴者津液不能上輸而致渴以五苓散散主之若汗而不渴者血液之汗也茯苓甘  
草湯主之氣甘草主姜調和經脈此一節上二句申明上文兩節之義言水津之汗也下二句補出血液之汗另  
出方治

茯苓甘草湯

茯苓二兩

桂枝二兩

生薑三兩

甘草一兩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且五苓散不特自內輸布其水  
津也而治表裏症之水津如中風發熱六日晝六日陽而未復於太不解而煩渴之表症而有表裏證以渴發  
飲水為裏証合而言之名為表裏症也蓋風為陽邪陽熱甚則渴不關於發汗亡津液所致也水入則吐者名曰水  
逆謂水逆於中土五苓散主之助脾氣此一節言五苓散之治水逆近註以太陽為表為標膀胱為裏為本此  
證名為犯本又名為表裏傳反多歧節與本論之旨不合

至於之汗主於心上言主以未持病人脈時見病人又手自覆冒其心其心下悸而喜師因行教試之令病人  
茯苓甘草湯尚未盡其理醫主以未持病人脈時見病人又手自覆冒其心其心下悸而喜師因行教試之令病人  
效而病人不效者此必兩耳聾而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陽氣不充於胸中故手又自冒精氣不充於兩耳虛  
病故如此所可勝任哉此一節言血液之汗發之太過致傷心腎之氣非茯苓甘草湯所能治也後學周宗

超按正氣虛之耳聾與少陽邪盛之耳聾分別在手自冒心  
其與五苓症相似發汗後肺氣已飲水多傷脾必作喘以水灌之則形寒亦作喘此豈五苓此一節言汗後傷  
而不同者奈何

其與五苓症相似發汗後肺氣已飲水多傷脾必作喘以水灌之則形寒亦作喘此豈五苓此一節言汗後傷  
而不同者奈何

肺五苓散不可以混施

更有與五苓散之水不可混發大汗之後水藥不得入口以汗本於陽明水穀之氣而成令以此大為之逆若不知更發其逆相似者尤不可混發汗則胃虛陽散沖氣必令吐下不止此與五苓散之汗傷之則胃氣太虛不能同納如此此大為之逆若而不知更發其不守上下根脫此一節言發汗後胃虛水藥不入之證與五苓散大不相涉

自未持脈至此共三節以反棹筆為結尾故不必出方然讀仲景書須於無字處求字無方處索方方可謂之能

少陰君火居上少陰腎水發汗吐下後上中下三焦俱為之傷是以以上焦之若火不能下交於腎虛而煩胃絡不居下而中土為之交通若發汗吐下後下焦之腎水不能上交於心火獨居上陽不通陰故心煩而故不

得眠若劇者不得眠必反覆顛倒煩之極心中快而懊懷以梔子豉湯主之以梔子入心而下交於腎豆豉入腎若

少氣者為中氣虛而不能交連於上下以梔子甘草豉湯主之即內經所謂交感為熱氣搏結而梔子生薑豉湯主之取主

嘔也止此一節言汗吐下傷其三焦之氣以致少陰之水火不交也張令韶云自此以下六節論梔子豉湯之證

有熱有寒有虛有實之不同

梔子豉湯 梔子十四枚 香豉四合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納豉者取一升半去滓分為兩服溫進一

服得吐者止後服此因於毒散用香豉而誤傳之也

梔子生薑豉湯即前方加生薑五兩煎法同

梔子甘草豉湯即梔子豉湯加甘草二兩煎法同

發汗若下之其熱已從汗而竟不解煩熱且煩不解胸中而窒塞不者以梔子豉湯主之蓋以胸中為太陽之裏陽明之

熱止而窒塞自通矣此一節言梔子豉湯不特交通上下而且能調和中氣也按此證最多須當切記

傷寒五日至六日已過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啞太陽之裏陽未欲解也以梔子豉湯主之 此一節言梔

子豉湯不特升降上下而亦能和解表裏也

傷寒下後胃虛天熱亦有邪熱留於心腹心惡熱煩熱陷於腹而不通滿熱留於胃則卧起不安者以梔子厚朴湯

主之取枳實之平胃厚朴之逆脾此一節言梔子豉湯能清傷寒下後之餘熱也 按此證最多又當切記

梔子厚朴湯



得吐者止後服  
厚朴四兩  
枳實四枚水浸  
以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

傷寒中有醫者不知用以丸樂大下之則丸緩留於中身熱不去此太陽脾土本藏微煩者脾為至陰內居中  
歸於中土也此熱而陷於脾矣此一節言下後脾氣虛寒梔子又宜配以乾薑以溫脾也脾上焦之陽不得內  
在而上而寒在中以乾薑梔子乾薑湯主之

寒乾薑性熱二者相反何以同用之而不知心病而煩非梔子不能清之脾病生寒非乾薑不能溫之有是病則用是藥有何不可且豆豉合梔子以離交妬之義也乾薑合梔子火土相生之義也

梔子乾薑湯

梔子十四枚 乾薑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凡用梔子湯若病人篤微溲者為脾氣虛寒之證不可與服之此一節言梔子雖能止煩清熱然若寒之

性却與虛寒之體不宜故結此叮嚀男元犀按梔子下稟寒水之精上結君火之貴既能起水陰之氣而滋於上復能導火熱之氣而行於下故以上諸證仲師用之為君然惟生用之真性尚存令人相沿炒黑則反為厄反無用之物矣

證人不可發汗汗後變太陽發汗其熱當汗出不解正氣其人仍發熱徒虛正氣而熱仍在也心下悸大津液者和

以真武湯主之此一節言太陽過汗之變而立一救治方也張令韶云此章凡八節皆言虛者不可汗也

真武湯方

茯苓三兩 芍藥三兩 生薑三兩 白朮二兩 附子一枚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

濕服之合日三服

汗之不可輕發必於未發之咽喉為三陰經脈所循之處脾足太陰之脾扶胃腎足少陰之脾偏乾躁者不可發

病名曰淋家其津液不可發汗更走其發汗則津液竭於外而血必虛便血何以言之內經云膀胱者津液藏焉又

此之解而已... 脫氣不能行於皮毛津液但從下走而為淋勝脫已括若再發斯汗必動胞中之血非謂便血自勝脫出也

節

瘡家... 久失膿血則充膚雖身疲痛表病亦不可以麻黃發其汗發汗必更內傷其筋則強急瘥矣

節

血從陽經併督脈而出者為汗... 血家三陽之經不可發汗汗出則重亡必額上陷脈緊急目直視不能眴不得眠

節

血從陰經併衝任而出者為吐... 亡血家血虛陰亡血不可發汗若發其汗附陰從外脫其人則寒慄而振

節

平素患汗病汗家... 心主血汗為心液患此病重發其汗則心主之神必恍惚心亂且心主之神氣虛不能下小便已

節

不特亡血不可發汗... 病人有素寒復發其汗汗乃中焦之汁發汗更胃中必冷且胃無陽氣之化則必吐蛇

勿傷其胃馬斯可矣

病氣本當發汗... 而解而復從內下之此為治逆也若先發汗外邪未盡復從內下之治不為逆病氣本當先下之而解而反

出入以為出入正氣... 亦隨病氣之內外而為內外也或從內解或從外解或救其裏或救其表不可逆也五節言陰陽和正氣之出入復其常病氣亦隨之而解矣本節言太陽之氣隨榮衛之行於脈外而行於脈中也

陽傷寒醫者下之因誤下而續得下利清穀不止雖明一身疼痛為屬者而此時不急當救裏救裏後其身疼痛如未未解氣清便自調者是復得所急日知一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以振其陽救表宜桂枝湯以解其肌生陽後此一節

反應上文先下而後汗之意以見下之而表裏俱虛又當救裏救表不必拘於先下而後汗之說也

陽病發熱頭痛脈在脈而反沉此正氣若此汗不差其身體疼痛仍然不罷須知其表熱為外發當以救其裏

宜四逆湯內經云太陽本寒而經熱此症見經症之發熱不見本症此一節言病在表而得裏脈又當救其裏不

必如上文之身疼痛而止救其表也 太陽之氣外行於三陽而從表內行於三陰而從裏合表證而得裏脈恐

沈必兼微即易所謂脈沉堅水至之義也

太陽病當先發汗令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汗下夫表裏俱虛陰陽不其人因致首知有所發胃此陰虛於下

胃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以陽和於陰得汗出表和故也裏亦和不必復下若當得裏本和然後復下之 此一

節應上文先發汗而復下之意也

太陽病未解其脈陰尺陽寸不偏大俱見停陰陽之氣旋轉於必先振慄汗出而解若邪或於表其陽寸之脈但使

陽寸脈轉微者始與陰尺之脈先汗而解若邪實於裏其陰尺之脈但使陰尺之脈轉微者始與陽尺之脈下之而解

若欲下之不得太宜調胃承氣湯主之此一節言汗下亦所以和陰陽也

太陽病無發熱而汗白出者當求之榮衛蓋人身之汗主之此為榮氣破衛氣弱衛氣受邪風強弱則汗不能固

邪風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調和榮衛之氣此一節言太陽之氣又從榮衛之氣出入於內外也

傷寒五六日經盡一周而樞轉厥陰病其中風亦如此往來寒熱少陽之胸為太陽脇下少陽不得樞故為苦滿

火勢而少陽之氣游行三焦在膈膈之或涉於心而不胸中煩而不嘔或涉於陽明渴或涉於太陰腹中痛或涉於

外也十一歲皆取法之故氣或然七症或涉於胃則胸中煩而不嘔或涉於陽明渴或涉於太陰腹中痛或涉於

之肝脇下症或涉於少陰心下悸而小便不利或太陽藉少陽之樞轉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又涉於太陰之肺

俞在背主於太陽而在五臟之氣由胸而出亦可於太陽向陽之勢通於胸而不能外出雖不干動在內有五臟之經

用之藏真而亦干動在外無形之藏氣現出各藏之症非得少陽樞轉之力不能使干犯之邪向外而解必與小

柴胡湯助樞主之此一節言太陽之氣不能從胸出入逆於胸膈之間內干動於藏氣當藉少陽之樞轉而外出

此一節言太陽之氣不能從胸出入逆於胸膈之間內干動於藏氣當藉少陽之樞轉而外出

也 張鏡塘云此章凡十五節皆論柴胡湯之證治又云小柴胡湯乃達太陽之氣從少陽之樞以外出非解少陽也是以有隨證加減之法李士材謂柴胡乃少陽引經之藥若病在太陽用之若早反引賊入門後人不察經旨俱宗是說謬矣

小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 甘草三兩 半夏半斤 生薑五兩 大棗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後加減法若胸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枳實一枚 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括薑根四兩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 若脇下痞鞭去大棗加牡蠣四兩 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 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三兩溫覆取微汗愈 若欬者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半升乾薑二兩

上言太陽之病而值厥陰之期厥陰中見少陽少陽主樞太陽病值其主氣之期而外出者 血弱氣盡則腰理自開 蕩其樞之有力也經云少陽外主膝理內主三焦通會元真之處血氣所注令 大陽所 邪氣因之虛而入邪與中 正之氣兩相搏結於少陽所 脇下正邪立則分爭 正勝則熱邪勝往來寒熱 定則合 休作有時 經云少陽之上相火主之故則 默默陽專見之症 不欲飲食 為木氣內鬱而胃脾藏府之膜 相連 其痛必於下 即前所謂腹中痛是也然腹 邪在胃之高而痛反居 下 故使嘔也 用小柴胡湯轉少陽之樞連 主之 若服柴胡湯已而反渴者能從太陽之氣轉屬於陽明也 以白虎加入法法之 上節言太陽之氣逆於胸 中而動五臟之氣此言太陽之氣結於脇下而傷太陰陽明之氣亦當藉少陽之樞轉而出也

太陽之邪不解可以柴胡轉其樞 太陽得病六日六經之氣已周而七日其脈遲 氣虛 浮弱 血虛也 氣血俱虛 惡風 惡寒 當於尋常之太陽症外另參脾息手足溫 繫在太陰也 太陽正是二三日之 虛 其中不能食而脇下為少陰之位 故無往來滿且痛面目及身黃 為太陰土氣虛 頸項強利而脾不轉輸為小便難者 從內達外之品 東氣虛者忌用 若柴胡湯虛氣後必下重 大嘔渴乃柴胡 本渴而飲水嘔者 中胃也 柴胡湯非中胃 不中與也 與之而中 食穀者噦此 二三下之既誤不可 此一節言太陽之氣陷於太陰之地中太陰陽明氣虛不能從樞外出又非柴胡湯之所主 也



論言服柴胡湯已而中者以法治之不再用柴胡也傷寒四五日陰虛入身熱惡風頸項強仍在太陽之分而腸

下滿得少陽之樞機也手足溫者為不涉於太陽而涉於陽明也上言服柴胡湯已而渴者當以小柴胡湯

主之與之者強勝滿手足溫等症前言不中與而後將此一節承上文兩節而推言之凡病氣不隨經氣入裏而

為燥化與木陷裏陰裏氣未虛者無不可以小柴胡湯治之

太陽傷寒值厥陰主氣陽脈澀是少陽之樞不能陰脈弦則厥陰之氣氣受傷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湯建

中樞之氣氣令不差者與小柴胡湯主之氣外達而痛愈矣此一節言太陽病值厥陰主氣之期內于太陽而

腹痛當先補益於內而後樞轉於外也按原法腹痛小柴胡湯去黃芩加芍芍

小建中湯方

桂枝三兩 甘草二兩 芍藥六兩 生薑三兩 膠飴一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

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

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此一節申明首節之義以推廣小柴胡湯之用也余通家固宗超

云以傷寒言之轉少陽之樞外出太陽也以中風言之厥陰不從標本從中見少陽之治也此解桂見明亮

且夫柴胡湯之用其樞也即誤下凡柴胡湯如首節病證出之機一轉即出而醫者下之恐邪氣乘下之

之從而裏氣不虛者亦可用之凡柴胡湯所言之病證出之機一轉即出而醫者下之恐邪氣乘下之

胡證不罷者宜復與柴胡湯外轉必蒸蒸而振退却後發熱汗出而解蓋以下後傷其中樞之津液故此一節

重申柴胡湯之妙而所以妙之在乎樞轉也

蓋以樞者內外之樞紐也可從傷寒病過服發表之劑其惡風寒等二日為陽明三日為少陽主氣之期外邪既淨

樞而外出亦可從樞而內入傷寒病過服發表之劑其惡風寒等二日為陽明三日為少陽主氣之期外邪既淨

發未後虛弱不支之病轉入於所心中悸不獨而且煩者以煩涉於心主之血分而小建中湯主之此一節淺言

之不過虛補二字而言外合一樞字之義見少陽三焦內合厥陰心包而主血故亦可隨樞而內入也心胞主血

血虛神無附麗而自悸則悸為虛悸而煩亦虛煩也陳平伯云但云心中煩悸不云無汗惡寒等證可知服過

麻黃湯後表實已解裏虛漸著故以此湯補之否則大青龍湯施于致湯之證誤服害事

少陽為陽樞少陰為陰樞其氣相通太陽病經過十餘日十日為少陰反二三下之逆其少陰後四五日入當少陽主氣之期太陽之

氣不固下泄仍欲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外若嘔不止是太陽之氣不從樞外出而從心下滿急之病與鬱微煩情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不下其邪氣而大便則愈此言病在樞者小柴胡湯達之於外所以轉之大柴胡湯泄之於內亦所以轉之也

大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 黃芩三兩 芍藥三兩 半夏半升 生薑五兩 枳實四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一方用大黃二兩若不加大黃恐不為大柴胡湯也 此方原有兩法長沙辨而均用之 少陽之樞併於陽明之闔故用大黃以調胃

傷寒十三日 經盡一周而又交於陽明主氣之期病氣亦隨少陽司肺既滿而又嘔是陽明之闔不得少來復於太陽若不解經氣而涉於陽明陽明司胃而主胸膈而主腸滿而主嘔陽之樞而外出也

日晡所發 由直或之問陽發潮熱幾已而即微利此本大柴胡證不知用法下之而不得利令反微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不得外出非其治也潮熱氣陽明實也先宜小柴胡湯以解於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解於內而主之胸膈滿而嘔太陽少兩陽之病日晡此一節言太陽之氣逆於陽明中土亦當從樞而外出其用柴胡加芒硝亦從樞

所發潮熱陽明燥氣之病也 出之義非若承氣之上承熱氣也

柴胡加芒硝湯 柴胡二兩 半夏二十 黃芩一兩 甘草一兩 生薑一兩 人參一兩 大棗四枚

芒硝二兩 右七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納芒硝更煮微沸分溫再服二兩分二服則一服只一兩耳

傷寒十三日 再經已周而又不解則病氣已過於陽過經謔語者以府有熱也當以湯藥下之若小便利者津液便當鞭冷而不反下利其脈不與證相背調和者知醫下之而湯藥以丸藥下之病仍非其治也若寒而自下利者脈當微而手足厥必不令脈與陽明胃府反調和者以丸緩留中此為內實也以調胃承氣湯去其留中之穢主之

此一節言病氣隨經氣而過於陽明也

太陽病不解 若從胸膈而入涉於陽明少陽之分此小柴結胸膈在少陽之間經日勝此者脫之至也脫為陰也陰不其人如狂若血自下則熱亦下者自愈若其邪外枝證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其外外解已但見少

陽也陰不其人如狂若血自下則熱亦下者自愈若其邪外枝證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其外外解已但見少

陽也陰不其人如狂若血自下則熱亦下者自愈若其邪外枝證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其外外解已但見少

陽也陰不其人如狂若血自下則熱亦下者自愈若其邪外枝證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其外外解已但見少

陽也陰不其人如狂若血自下則熱亦下者自愈若其邪外枝證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其外外解已但見少

陽也陰不其人如狂若血自下則熱亦下者自愈若其邪外枝證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其外外解已但見少

陽也陰不其人如狂若血自下則熱亦下者自愈若其邪外枝證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其外外解已但見少

腹急結者為有形之邪邪結而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方 此一節言太陽之邪循經而自入於本府也

桃仁五十个

桂枝 二兩

大黃 四兩

芒硝 二兩

甘草 二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

滓納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先食言服藥在傷寒八日當陽明九日當少陽主下之傷其陽明胸滿逆其少陽煩驚心主也終故也小便不利瀉之官失其職也也謬語為陽明胃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機不利故也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 此一節言太陽之氣因庸

醫誤下以致三陽同病特立三陽並治之方滋陽明之燥助少陽之樞而太陽不失其主開之職其病仍從少陽之樞而外出矣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方

半夏 二合

大棗 六枚

柴胡 四兩

生薑 一兩

人參 一兩

龍骨 一兩

鈹丹 一兩

桂枝 一兩半

茯苓 一兩

大黃 二兩

牡蠣 半兩

右十一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納大黃切如棗子

更煮一二沸去滓溫服一升

傷寒腹滿為太謬語為陽明證其脈不寸口脈浮而緊其名曰弦此肝乘脾也內經云諸腹脹大皆屬於熱又乃肝旺所發也旺則名之曰縱謂縱弛而往無刺期門二穴刺其經此一節合下節論病在有形之藏而不在無形之傷其所勝直犯脾土

傷寒發熱病在表也太陽主喬普惡寒皮毛虛也太陽主皮毛而大渴欲飲水飲水過多肺氣不其腹必滿得汗出則發熱惡寒之小便利則腹滿之證使有去路此肺其病欲解而不然者發熱惡寒此肝木乘肺金之虛而侮也證便有出路小便利則腹滿之證使有去路此肺其病欲解而不然者發熱惡寒此肝木乘肺金之虛而侮也名之曰橫謂橫辟安行無刺期門二穴平其橫按期門二穴在乳下第二肋端去乳頭約四寸肝膜也厥陰陰維之會

刺八四分此穴刺法能佐小柴胡湯所不及 活人云穴在乳直下肋骨近腹處是也則是第二肋當從下數起

拾在軟肋之兩端是穴刺法肥人一寸瘦人半寸不肥不瘦中取之但下針令病人吸五吸停針良久徐徐出針

此平瀉法也

大陽病二日正當陽明主氣之期以太陽之病而得反躁為陰躁而反以對其背得大熱而大汗出汗乃胃中水

熱入胃則胃中之水津竭逆下傷水躁上動若火煩中之津必發謔語十餘日又值少陰主氣之期得少陰水陰之

振慄而大便自下利者此為陽明少陰之欲解也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若陽在上而不得下交於陰則身半故其

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監在下而不得欲失溲足下惡風此止是胃中竭故去史邪泄是頭卓然而

不得拘於大便鞅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而不必逐通也通之之後得大便已陰氣旋轉而上升其

痛陽氣耗明其人足心必熱此穀氣下流故也此章凡十一節皆言火攻之誤以明太陽為諸陽主氣陽為火不

可以火攻之也却不用火而羌獨制防蓋附桂茱之類皆是也

大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更被大熱通血氣外流溢失其行陰行常度亦為陽火而陽更相重灼其身發黃

陽邪盛於陽則其勢之欲血使之從切而解陰分虛而津液乾涸則小便難而陰氣陽氣之流溢俱覺虛竭細身全

體則無汗枯燥但頭汗上出而能通偏則齶頸而遠邪熱內腹滿微喘兼而口乾咽爛其切陽或止不大便積

久則神亂謔語甚者氣逆至噦其病更深矣四肢者諸手足躁擾捻衣稜牀無方所能勝者必察其小便高利者

陰亡而未亡其人為可治此一節言火攻之危證也汪苓友云諸家注皆言小便自利夫上文既言小便難豈有

病劇而反有自利之理必須用藥以探之其人小便利猶為可治之證如其不利治亦罔效矣此說亦通按探法

諸苓湯可用或茵陳蒿湯亦妙

傷寒脈浮為太陽之病當以麻黃湯此勝肌津液出諸皮毛而為醫以火迫劫之致亡君火之陽神氣必驚狂起卧

不安者以桂枝去芍藥再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前條中風火劫其汗證見亡陰故小便利為可治此條

傷寒火劫其汗證見亡陽難俟陽之自復故以此湯從手厥陰以復之凡亡陰中之陽必用附子以救之此亡陰

中之陽因火迫劫又非附子之所宜此一節為火逆出其方也當知手厥陰證之專方非火逆通用之方也但

汪苓友疑亡陽證恐不能勝蜀漆之暴悍柯韻伯疑當時另有蜀漆非常山苗也愚每以茯苓代之熱感者以白

薇代之

桂枝湯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桂枝去麻

甘草炙

生薑切

牡蠣五兩

龍骨四兩

大棗樹

蜀漆四兩洗

右為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減二升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原本為木水者必有其故

病初作時說傷寒見惡寒體痛無汗等證其脈不弦緊而弱弱者陰不足陽氣陷於口必渴若被火攻者津液愈

中燥必發譫語脈弱者雖不可汗而發熱其脈弱中浮稀弱從發陰法以解之當汗出愈此一節言脈弱者

亦不可以火攻也按仲景不出方程交情擬用大青龍湯未免太過余註擬用桂枝湯然於必渴二字亦扣不

著令擬小柴胡湯去半夏加栝蘆根仍與桂枝湯合半用溫覆取微汗較安

太陽病法在發汗然太陽之汗以火薰之則血液不得汗下焦血液生其人必躁如經氣已週到於大經而不汗解

其火邪必清血內經云陰絡陽則為火邪一作清此一節言火邪之逆於下也

脈浮熱甚不宜灸而反灸之此為病證實法灸之是此一節言邪火之逆於上也愚按大黃瀉心湯可用或

手少陰之脈上膈史咽是也火氣循經上此一節言邪火之逆於中也愚按大黃瀉心湯可用或

微之脈數為之脈虛熱或則慎不可灸若誤因致火或為邪火則為煩逆且證本追以火使虛熱本實遂以火使實

陰主榮血而行於脈中當進血散脈中艾火之氣雖微而內攻實有力骨傷筋澹為可畏所以然者弱骨痛血以

血則難復也終身為殘廢之此一節言火邪之逆於中也虛熱之人以火攻散其脈中之血則難復也愚按連

用芍藥甘草湯可救十中之一二

脈浮病在表宜其汗解用火灸之傷其陰血邪無從出反因火熱而加盛大性上炎陽氣俱從火病從腰以下必重而

痺因火而累氣故不名氣痺而名火逆也然未免之先蓋無欲自解者為汗心之血液化為汗必當先煩乃有汗

而解何以知之診脈浮為外見故知汗出而解也此一節言誤灸後之病形並及未灸前自愈之脈證也

汗為燒針令其汗虛矣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心虛於內寒薄於外而心火之色現也必發奔豚其氣從少腹上

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助其氣取併與桂枝加桂湯其方即更加桂二兩而止其虛奔此一節言外寒束其

內火用火鬱發之之義也汪苓友云此太陽病未發熱之時誤用燒針開發腠理以引寒氣入臟故用此法若內

桂枝加桂湯方

桂枝 三兩

芍藥 三兩

生薑 三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桂枝 二兩

右六味以水七升

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按桂即桂枝也本方共五兩已經煎數加入二兩矣

火逆之證頭暈胃實病家醫下之不愈因後燒金其虛陽陰陽兩相非難而煩躁者以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

之此一節為火逆煩躁者立交通心腎之方也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 一兩

甘草 二兩

牡蠣 二兩

龍骨 二兩

右為末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日

三服為末水法

太陽傷寒者則宜發汗宜解肌不宜針刺矣若加溫針之傷其經脈則經脈必驚也即內經所謂起者如

自此以上十一節應言火攻之害令人於傷寒病動輒便多草菅人命可勝悼哉受業薛步雲按火劫發汗令

人少用此法而荆防羌獨薑桂芍正蒼橘之類服後溫覆逼汗昏犯火劫之禁讀仲景書宜活看不可死板

張仲景傷寒論原文淺註卷三

辨太陽病脈證篇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吐傷中氣津液外泄而自汗出證亦微不惡寒發熱脾胃之氣關上之脈微細虛數者此非以醫者

吐之之過也一二日吐之者則胃傷而脾未傷故脾能運而腹中饑納而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陰主氣之期

傷脾傷則不勝穀故不喜糜粥胃未傷仍欲食冷食朝食暮為陰脾為陰上暮吐所以醫誤吐

之所致也前傷胃而不傷脾後傷脾而此為小逆此一節言病由誤吐一時氣逆使然後人疑用大小半夏湯然

却不知仲師無方之妙法述此章凡四節皆言吐之失宜而變證有不同也

太陽病不嘔吐吐之但太陽病原當惡寒今吐反不惡寒不欲近衣者此為吐之傷上焦心主之內煩也此一節

言吐之不特傷中焦脾胃之氣亦能傷上焦心主之氣也

病人脈至其數六吐數為熱證與虛數果為熱當消穀而引食而反吐者此非熱以過發其汗令陽氣外微陽受

胸中膈中之氣虛勝乃數也數為之外來客熱非胃中之不能消殺以胃中虛冷故吐也 上二節之吐言以吐致吐

此節之吐言不以吐而致吐也

病証在疑似不可定之 太陽病既過經而不解當辨其病留於何經之分十有餘日或留於陽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  
際必求諸病人之情 太陽病既過經而不解當辨其病留於何經之分十有餘日或留於陽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  
痛主以下或與胸中之陰陽明之所大便反溏而腹微滿通於心脾厥又上膈注心脾胃不和故鬱鬱微煩然以上諸證  
無疑議必煩先此十餘時自料其病極吐極下而後通者此胃可與調胃承氣湯和若不爾者證則不可與若  
審病人之情下胸中痛微煩證但微瀉而無腹此非柴胡證氣證從何處而得其病情乎以其嘔吐是溫溫故  
欲嘔而無心下胸中痛微煩證但微瀉而無腹此非柴胡證氣證從何處而得其病情乎以其嘔吐是溫溫故  
知先此時極吐下也 此一節言病證在疑似之間而得其欲吐之情為何兼參欲下以定治法甚矣問證之不可  
不講也

不講也

太陽病六日已過七日正當太陽表證仍在 脈則宜微而沉是邪不在表而在裏矣大反不結胸是病不在上其  
人發狂者邪熱內盛通氣以熱在下焦小腹當鞭滿然小便與血昏若小腹小便自利者知不關於此之血分又用藥以  
下其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之表隨經而瘀熱在少腹裏故也以抵當湯主之 此與桃核承氣證不同彼輕而  
於少腹也

於少腹也

此重彼為熱結膀胱乃太陽肌腠之邪從背脊而下結於膀胱此為瘀熱在裏乃太陽膚表之邪從胸中而下結  
於少腹也

於少腹也

於少腹也

抵當湯方

水蛭三十個 蠅蟲三十個 桃仁二十個 大黃酒洗 右四味剉如麻豆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

一升不下再服

血之與水以小便之利與大陽病從胸而膈身黃脈沉結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乃脾氣不能轉為無血也而小便自  
不利分之請再申其說 於中土故身黃脈沉結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乃脾氣不能轉為無血也而小便自  
利其人如狂者非水聚血證諦也 必諦審其果是 抵當湯主之 否則不可 此一節申明上文小便自利之義也喻  
嘉言云此條乃法中之法也見血證為重病抵當為重藥後人辨證不清不當用而誤用與夫當用而不用成敗  
在於反掌故重申其義也

內經云今夫執病傷寒有執証所有之執皆 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令反利者執歸為有血也 但血結陰位平難為治  
者皆傷寒之類也傷寒有執証所有之執皆 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令反利者執歸為有血也 但血結陰位平難為治

在於反掌故重申其義也

內經云今夫執病傷寒有執証所有之執皆 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令反利者執歸為有血也 但血結陰位平難為治  
者皆傷寒之類也傷寒有執証所有之執皆 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令反利者執歸為有血也 但血結陰位平難為治

內經云今夫執病傷寒有執証所有之執皆 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令反利者執歸為有血也 但血結陰位平難為治  
者皆傷寒之類也傷寒有執証所有之執皆 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令反利者執歸為有血也 但血結陰位平難為治

當緩下之然又恐藥方大微病根深固難不可更餘藥宜抵當丸 此一節變湯為丸分兩極輕連滓而服又法外之法也

抵當丸方

水蛭二十个 蟅蟲二十五个 桃仁二十个 大黃酒洗三兩 右四味杵分為四九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

之醉時當下血若不下者更服時

雖然辨蓄血者既以小便利為斷矣然不詳審其主證而弁辨其兼證恐專執小便利之一說概認為血大陽病小證亦非辨證之法內經云破入於胃逆溢積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故便利者以其飲水之多大便下多而便利則不外氣下流也必心下悸也是以張錢塘云上節以小便利不利而辨其血之有無此又以小便之多少而驗其水之有無并以結前三節之意

以見不可概認為血證其章法之精密如此

問曰陽主開病竟有不能出入內外結胸少陰主樞竟不能樞轉藏結其病狀何如答曰結有正有邪太陽之正氣

之開按之則痛寸以候毛皮寸脈浮結於胸中故關脈沉此名曰結胸也張錢塘云此章論結胸藏結痞氣之證直至病腸素有痞方止其中有經氣之分陰陽之異生死之殊學者所當細心體會也

何謂藏結答曰胸雖不結陰邪逆於心下其外如結胸之狀而內則發於少陰不和結胸之飲食如故下干於時時下利寸脈浮為

陰之神氣關脈小細為少陰之藏沉緊為少陰之藏氣結名曰藏結外候其舌上白胎滑者陰寒甚於下而若難

治痛結之狀既明而藏結之證不可不講藏結發於少陰少陰上為藏結無陽證少陰主不見往來寒熱是少陰

陽動而陰靜故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或不得大屢微而陰寒氣不可攻也此承上文而言藏結之證也少陰

上水而下水其氣交會於陽明中土故脈現於關沉與結胸無異而小細緊為厥陰虛寒結證所獨也按程郊

倩云浮為寒傷表脈沉為邪入於裏脈上節單言沉沉而有力量也此節兼沉小細緊而言脈之分別如此

今試言結胸之因并病發於太陽太陽主外而反下之則熱邪乘入結於胸膈因作結胸病發於少陰當救其裏而

詳其狀而其治則為藏結矣因而作痞痞証發於陰原無下法不以下之進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反下之邪若結於下則為藏結矣因而作痞痞証發於陰原無下法不以下之進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試再由其因而更詳其狀結胸者結於內連不外行於項亦拘緊強有如柔痊之反張狀下之令內之結則外之



和宜大陰脈丸方 張錢塘云此言結胸藏結之所因而於藏結之中復又推言痞結以見痞之同發於陰而不與藏結同者藏結結於下而痞結結於上也結於下者感下焦陰寒之氣結於上者感上焦君火之化也

大陰胸丸方

大黃半斤 芒硝半升 杏仁半升去皮尖熱黑 右四味搗篩一味納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

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為效禁如藥

者亦有不可下結胸證脈當沉而診其脈竟浮而大者浮為在外大為正虛邪結於中而正氣反虛浮於外定不可下若下之實氣一泄正氣者當以脈為斷脈當沉而診其脈竟浮而大者則內則死 此言結胸證乃太陽之正氣合邪氣而結於內若脈見浮大是邪實固結於內正虛反格於外也

張錢塘云正者主也客者邪也正邪並結者客留而主人仍在故可下之邪結於中而正反格於外者主人去而

客留故不可下也

然又有不因誤結胸證外則項強如柔症狀而且病發於太陽竟煩躁者雖病入陰下而定其危者結胸證內則按之痛諸證悉具動少陰之氣化而為煩躁者雖未誤下亦死此一節從上節危

脈之外而補言危證也

太陽中風病其脈浮而動數風性浮越故浮則為風風為陽邪故數則為熱陰陽相動則為痛數則為虛虛則為虛病太陽之頭

痛得操陽之發執凡傷風又自汗汗少則惡風汗出多亦必惡微益汗出而反惡寒者乃中風稽久之證雖不表邪

未嘗解也醫反下之表邪乘虛動數脈變遲邪氣在內相拒而痛胃中被下空虛客氣無所顧動膈膈上呼氣之出

屬下為肝腎主吸氣之入令為客短氣上下水火之煩躁煩躁之心下懊懣此皆陽之氣逆邪內陷心下因硬則為

結胸以大陰胸湯主之若不結胸則濕熱相併上蒸於頭汗出津液不餘處無汗割頸而還若小便不利因無

而重於外身必發黃也 此一節言中風誤下而成結胸也

大陰胸湯方

大黃六兩去皮 芒硝一升 甘遂一錢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納芒硝煮一兩沸納甘

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結胸亦有傷寒六日為一經七日陽不從表解而結於胸用傷寒之執實其證重矣脈沉而且緊沉為在裏緊則

心下痛按之如石硬者非他藥所大陷胸湯主之 此一節言傷寒不因下而亦成結胸也

陽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蓋胸中為太陽之裏復作往來寒熱者欲飲陽熱者欲飲外不可與大柴胡湯逆其機以導之但

結胸而無大熱者此為寒太陽水之氣不行於結在胸脇也汗上俱無但頭上微汗出者水逆於胸而不大陷胸湯主之

以水逆於胸而成結胸也太陽寒水之氣內出於胸脇外達於皮膚從樞以外出則有往來寒熱之象不能從

樞以出而結於胸脇有形之間則無形寒水之氣逆結而為有形之水矣

大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亡其津液津不大便起計有五六日難津液亡於上故舌上燥而渴陽明旺日晡所小

有潮熱是難見陽明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不可近者則知陽明又不如此大陷胸湯主之 此一節言

汗下亡其津液而成燥結胸之證也張錢塘云內經謂二陽為維謂陽明統維於胸腹之前也夫太陽由胸脇而

出入是胸脇為太陽出入之門戶心下至少腹又陽明之所網維兩經交相貫通故病太陽兼有陽明潮熱之證

也

然結胸證又有小結胸病止小胸而正在心下且不在少腹也邪在胸脇按之則痛不比大陷胸之脈浮而滑者為

大小之分也在外濟則為熱裏雖結熱而經氣仍欲外達之象以小陷胸湯主之 此從結胸證中而又分出小結胸證也

小陷胸湯方

黃連一兩 半夏半升 栝實一箇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實取三升去滓納諸藥煮取三升去

滓分溫三服

小結胸之病雖曰止在胸中二日而三日正當少陽主氣之期而不能得少不能臥起而但欲起病氣不心

胸而經氣則上下而相通太陽病過二日而三日正當少陽主氣之期而不能得少不能臥起而但欲起病氣不心

下必結其脈微弱者此太陽本有寒分也何以言之太陽本寒而標熱病反其本治亦反下之若利止而邪不下必

作小結胸利未止者當四日太陽主復下之氣隨下陷變本寒而為標熱此發作而協太陽熱下利也 此一節言

小結胸而復推上下之經氣相通也

經脈不獨上下相通而內太陽病外證不能下之其邪陷入變其脈促為陽邪甚於內不作結胸者胸中必有邪

外相通可因脈而知其證大陽病不可下若誤下之虛不一若



呼 期門二穴見上

病在經脈而如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 常表邪方 經水適來 蓋經水乃衛任脈之血又皆取資於陽明令得病之期七至八

者不稱男子也 日 乘際而入邪入於裏則邪執除而脈違身涼已離表證惟衛任脈胸膈下滿如結胸之狀神明內亂而發謔語者

此為熱入血室也 治者按要而 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邪或則貴也 此節合下一節皆言婦人熱入血室病在

經脈狀如結胸者正可以互證而明也

經水未來因病而過來者既明其妻婦人中風七八日身涼而復續得寒執發作有時其經水已來通斷者果何故

矣而經水已來因病而通斷者何如婦人中風七八日身涼而復續得寒執發作有時其經水已來通斷者果何故

雖與經水適來者不同而於外此亦為熱入血室其血為邪所必結不在表而在表裏之間仍歸於陽外故使如瘧之

狀發作有時以小柴胡湯主之 達經脈之結仍藉少陽之樞以 此一節承上文而言中風熱入血室其經水已來

而通斷當知異中之同同中之異各施其針藥之妙也

熱入血室不獨中風 婦人傷寒 寒鬱 發熱 蓄其經水適來 過多不止則血室空虛而熱邪逆乘虛而入之也 晝日

有之而傷寒亦然 發熱 蓄其經水適來 過多不止則血室空虛而熱邪逆乘虛而入之也 晝日

明了 受邪故 森則謔語如見鬼狀者 適來而定其證曰 此為熱入血室 既非陽明胃實所致也 無以下 犯其胃氣及

上二焦 傷之 惟俟其經水盡則血室之一日胃中之汁不可以汗必自愈 慎不可妄治 此一節言婦人傷寒之入

於血室也 郭白雲云前證設不差服小柴胡湯柯韻伯云仍刺期門

再由此而推 傷寒六日已過 七日又值大期發熱 病在大陽 微惡寒 出入結於經脈之支背端之交故 支節疼痛

言乎端緒 微嘔 絡不結於經脈之心 心下支結 外證未去者 猶在也 以柴胡桂枝湯主之 取其解外又達太陽 此一

節言太陽之氣化而結於經脈之別支也

柴胡桂枝湯方

柴胡 四兩

桂枝

黃芩

人參 各半

甘草 一兩

半夏 二合

芍藥 一兩

大棗 六枚

生薑 一兩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

支結之外 傷寒過五日而六日 為厥陰主氣之期 經云 已發汗而復下之 則逆其少陽之 胸膈滿 不似結胸證 而為微結

又不得小便 不利 經云 少陽之上 渴 無樞持外出 而不嘔 熱結在上 而不在下 但頭汗 欲出 而少陽欲振 轉往來寒熱

下行故 小便不利 經云 少陽之上 渴 無樞持外出 而不嘔 熱結在上 而不在下 但頭汗 欲出 而少陽欲振 轉往來寒熱



心煩者少陽與厥陰為表裏厥陰內屬心色而主脉絡故也總之太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此湯道  
解結止渴理中各經絡入扣此一節言太陽病值厥陰主氣之期而為微結也

柴胡桂枝乾薑湯方

柴胡半斤

桂枝二兩

乾薑二兩

枳實根四兩

黃芩三兩

牡蠣二兩

甘草二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

復服汗出

微結中又有陽微結之不傷寒太陽五日為少陰主六日為厥陰主氣之期太陽之證太陽之氣上蒸故頭汗出大陽之本微惡

寒大陽微結者不可不知手足冷此皆太陽在腋下微結之證也

陽而見於四肢故手足冷此皆太陽在腋下微結之證也

則陽轉微此為陽微結故見必有表之頭汗出微復有裏之心下滿不硬也

裏脈沉亦為在裏也雖無陰證審脈既不可以板拘而病證頭汗出一證既可為陽微假令陰之純陰結不得復有

外證悉入在裏而見痛引少腹此證猶為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沉緊不得為少陰

也得尿而解此陽微結之似陰而要不同於陰結者如此一節言陽微結之似陰雖見裏脈而究與少陰之純陰

結有辨也

小柴胡證大陷胸證既各不傷寒至五主氣之期六日為厥陰主氣之期大抵五六日之間嘔而發熱者欲從外

同而症證更須分別太陽傷寒至五主氣之期六日為厥陰主氣之期大抵五六日之間嘔而發熱者欲從外

柴胡湯證其用柴胡而以他藥下之下之猶幸其是少厥大三經之交也太陽主開嘔而發熱者欲從外

服藥之後正氣與邪氣相必蒸蒸而振蒸者雷出地倉之象却發熱汗出而解少陽樞轉氣若下心下滿而硬痛

者此為結胸也宜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下之發於陰誤此為痞痞證成少陰之也柴胡不中與之宜半

夏瀉心湯此一節復以小柴胡證大陷胸證史起痞證言大陷胸不可與即柴胡亦不可與也特出半夏瀉心

湯一方以引起下文諸瀉心湯之義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升

黃苓

乾薑

甘草炙

人參以上各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結胸痞症由於誤下所致大陽少陽併病宜從少陽之樞轉醫而反下之逆其樞成小結胸心下硬下焦不聞而下可知下不可不慎也

利不止上焦不納而水漿不下之樞逆於中則中焦其人煩心煩之別證也此一節言太陽少陽併病誤下之劇證也

也 受業薛步雲云誤下後太少標本水火之氣不能交會於中土火氣不歸於中土獨亢於上則水漿不下其

人心煩水氣不交於中土獨盛於下則下利不止此不可用陷胸湯即小柴胡亦未甚要半夏瀉心湯庶幾近之

如并病之不可以誤下也亦如陰證脈浮而脈陰脈浮中見緊者可以定其為少陰之未證矣何以言之少陰篇云

更不可以誤下乎病寒病在表則脈浮而脈陰脈浮中見緊者可以定其為少陰之未證矣何以言之少陰篇云

裏證故微發汗是也醫者不知微發汗而復下之其緊初見於浮反入於裏變為沈緊病發則作痞胸異故以按之自

濡故為有邪但無形氣痞耳此一節中言痞證之因痞證則有風激水氣而太陽中風動其寒水之氣下利於上則嘔逆然風邪在表解者乃可從攻之若其人內水滲

成者則當分別而觀太陽中風動其寒水之氣下利於上則嘔逆然風邪在表解者乃可從攻之若其人內水滲

兼熱汗出則汗有潮汐發作有時水搏則過額水飲填塞心下痞而硬滿又引脇下而痛水邪在中阻其升降

乾嘔上則短氣證之未和惟此汗出不惡寒一證者即已解因從而斷之曰此表解裏未和也以十棗湯主之

此一節於痞證外論及大陽中風激動其寒水之氣而為痞也

十棗湯方 芫花 甘草 大戟 大棗十枚 右上一三味等分各別搗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

棗肥者拾枚取八合去滓納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

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痞證開有汗下虛其陰陽太陽病在肌腠者宜桂醫者誤以發汗捷傷太陽之逆致發熱惡寒此兩証甚若再用桂

而或者亦當分別而觀更傷太陰之心下作痞之表裏俱虛陰與陽氣並竭矣竭則不交而為痞矣且夫陰陽之為其大

手足溫者猶見土氣灌漑易愈 此一節言汗下傷陰陽之氣而成痞者不可更用燒針也 今關隸江浙醫藥不

敢用麻黃湯而代以九味羌活湯香蘇飲加荆防芎芷炮薑之類視麻黃湯更烈

痞發於陰實感少陰君心下不通痞手按之硬而不濡此病在無形其脈却不同誤下關脈上浮者以關上為寸浮為

統感之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瀉少陰亢感之火而交於下則痞結解矣此一節言痞感少陰君火之氣而成出其止治之方也此外

各瀉心法皆因其兼證而為加減也

大黃黃連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 黃連一兩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痞為少陰本熱火亢而有復呈心下痞為少陰君火而復惡寒不得太陽本汗出者為太陽本寒之甚而標陽附子

瀉心湯主之蓋以太陽少陰標本相合水火相濟本氣中自有陰陽水火非深明陰陽互合之理者不可以語此

附子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 黃連 黃芩各一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 右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

去滓納附子汁分溫再服

水火不交其作痞固也而土氣不本寒也傷寒中風但見惡寒之本病不見發熱之標病汗以承氣下之故心下痞

能轉運者亦因而作痞太陽之宜慎而下更非所宜醫者不知其病止在本汗後復之類下之故心下痞

與瀉心湯致泄其痞竟不解脾虛故也脾虛不能上升而布津液則其人渴而口中躁煩脾虛不能下行而小便

或短赤或不利者以五苓散主之 上節言水火不交而成痞此言土不灌漑而亦成痞也

脾不和者既因以成痞傷寒汗出外邪解之後惟是胃中不和而內結故為心下痞硬不和則氣逆乾噎蓋胃之所司

氣和則穀消而水化矣食臭橫流故為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水穀不消積滯未成而處下逆其勢則生

則穀不消而作腐故為食臭橫流故為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不平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者是也以

薑瀉心湯方 上節言脾不轉輸而成痞此節合下節皆言胃不和而亦成痞也

生薑瀉心湯方 生薑四兩 甘草三兩 人參三兩 乾薑一兩 黃芩三兩 半夏半升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二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下之虛證太陽病或中風下不應醫反下之虛其腸胃則冰寒在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熱  
在上而不得心下痞硬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此上下水大不交醫者不見其心下痞謂之邪熱病不盡復誤下之則  
者益上其痞益甚此非執結但誤以致胃中虛客氣乘虛上逆故使心硬也甘草瀉心湯主之此交上下者謂  
此一節承上節胃不和而言胃中虛之證也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 四兩 黃芩 三兩 乾薑 三兩 半夏 半升 大棗 十二枚 黃連 一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

者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痞下利者中不和之為病傷寒服之攻下湯藥氣上而不上故下利不止而上焦之氣上心下痞硬心下之熱而下交  
也即下焦中不和亦能致痞傷寒服之攻下湯藥氣上而不上故下利不止而上焦之氣上心下痞硬心下之熱而下交  
也服瀉心湯已則心下之痞滿即除復以他藥下之則下焦之氣益利不止醫者誤為中以理中湯藥之利益甚  
理中者溫補脾胃理中焦此利不在中在下焦燻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其法在分當利其小便此一  
節言下焦不和以致痞發千古所未發

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赤石脂 一斤 禹餘糧 一斤 以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三服

下後致痞言之詳矣而發汗傷寒吐下後又發其汗則奪其經脈之血液虛煩心主脈甚微八日值陽明主氣九日  
在此下之後而成痞者奈何傷寒吐下後又發其汗則奪其經脈之血液虛煩心主脈甚微八日值陽明主氣九日  
值少陽主氣之期心下痞硬而脇下亦痛甚至陰虛氣上衝於咽喉目時形其眩冒經脈動惕者以吐下之後而  
而不能振轉故逆無力養也久而不愈恐成瀉此一節雖吐下與汗並言却重在該汗一邊之證未除者不可不備其治法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硬噎氣不除者此中氣傷而虛旋覆代赭石湯主之此節言治病後之餘邪宜  
於補養中寓散滿鎮逆之法

旋覆代赭石湯方

旋覆花 三兩 人參 二兩 生薑 五兩 代赭石 一兩 大棗 十二枚 甘草 三兩 半夏 半升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下之太早為結胸為痞此症之常也而症之變者又當別論太陽下後雖不作結痞等症而下之太早其內熱尚未  
溫病風溫症熱自內發宜用涼散而記解之不早下之太早也  
甚矣必解不可更行桂枝湯以熱增熱須知溫病風溫若則蒸蒸而汗出則汗解於上而作喘內外熱見甚而無大熱者  
可與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順其勢而涼解之此下後此一節因上下文皆言下後之證亦姑備此證以參觀也

諸本皆疑其錯簡或謂其傳寫之誤然漢季及晉為時未久不可與秦以前之書並論余讀書凡遇有不能曉悟  
之處皆自登識見不到不敢輒以錯簡等說自文

下後表證未解而作痞不無大陽病不用桂枝外證未除醫者而數下之致虛胃氣虛極則寒中氣無遂協邪熱而  
裏寒內熱之分試言其裏寒大陽病湯解則外證未除而數下之致虛胃氣虛極則寒中氣無遂協邪熱而  
下利利下不止愈逆於上瀰漫不開故心下痞硬此表裏不解者以桂枝人參湯主之此一節合下節皆言太陽  
表裏不解而成痞也由肌熱不從外解故其方不離桂枝

桂枝人參湯方  
桂枝 四兩 甘草 四兩 白朮 三兩 人參 三兩 乾薑 三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

升納桂更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內熱傷寒大下之後復發其汗則太陽之氣心下痞而惡寒之證者為表未解也夫從外而內者先治不可攻痞  
當先解表惡寒之表證解乃可攻其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此一節汪苓友謂其重出而不  
知仲師繼上節而覆言之以見表之邪熱雖同而裏之變證各異且表裏同治有用一方而為雙解之法雙解中  
又有緩急之分或用兩方而審先後之宜兩方中又有合一之妙一重複處開出一新境不可與讀書死於句下

者說也

令試即痞證而總論之可以從傷寒發熱汗出不解邪心中而心痞硬然邪雖已結聚而嘔吐不得上出而腹而又  
中而解亦可以從外而解也  
下利者當因其勢而達大柴胡湯從中土而達太治痞者不可謂滿此一節所以結痞證之義也 按此證

宜用大柴胡湯之無大黃者

以即結胸之證而總論之以見大小病如桂枝證但頭不痛項不强知其病不在寸脈而上微浮設是風邪當從  
胸外又有吐法以補其所未及也  
如胸中痞硬何也胸中乃太陽出入之地氣上衝咽喉喘促不得其息者此為胸有寒也經云太陽之上

結於胸則大腸之氣不能通利以出當吐以能之宜瓜蒂散吐下而或成者亦有之固其欲吐不得吐而或成者亦有之其治法亦不專主  
瓜蒂散方  
瓜蒂一分  
赤小豆一分  
右二味各別搗篩為散已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用執湯七合者作稀

爛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瓜蒂散  
又即瀉結之證而總論之在少陰止為病入腸下乎素有痞其連在臍傍為天樞之位此脾氣大虛而肝氣自旺總  
難治止者不可攻在厥陰則為不治  
之聲夫養三陰部分皆虛矣又值寒痛從臍引及少腹以入陰筋者以少腹陰筋皆厥陰之部厥陰  
邪內入則瀉直之氣結而不通其

死可知結在少陰無君火之化者止曰難治絕不可攻以少陰上有  
君火猶可冀其生也結在厥陰止陰交盡絕不見陽必死無疑矣  
此一節所以結藏結之義也  
論矣太陽之病氣在絡即內合於陽明之燥化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中氣受七日又當太陽八日又當陽明主不解  
則太陽之標陽與陽明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氣傷裏大渴感燥熱舌上乾燥而煩煩其燥而與  
之燥氣相合而為熱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氣傷裏大渴感燥熱舌上乾燥而煩煩其燥而與

飲水數升而後者以白虎加人參湯清陽明之熱故時時惡風熱傷裏大渴感燥熱舌上乾燥而煩煩其燥而與  
皮毛脾主肌陽明主絡太陽病氣在於皮毛即內合於肺故麻黃湯所以利肺氣在於肌即內合於脾故桂枝湯  
越婢湯所以助脾氣在於絡即內合於陽明故白虎湯所以清陽明之氣然均謂之太陽病者以太陽為諸陽主

氣皮毛肌絡皆統屬於太陽也合下共三節言太陽病在於絡合於陽明而為白虎之熱證也 此章三節論燥  
執火之氣下章風濕相搏兩節論風寒濕之氣所謂傷寒論一書六氣為病之全書也

傷寒病大陽之標熱合陽明之無大熱陽明絡於口口燥渴而心煩太陽猶身之背陽明猶身之面熱俱并於背之  
微惡寒者燥熱益感高之白虎加人參湯所主之

雖然辨絡熱者白虎為其所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與絡無不可與白虎湯若渴欲飲水為熱極傷格無  
長而未熱則不可以概用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與絡無不可與白虎湯若渴欲飲水為熱極傷格無  
表證者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此申明白虎湯能解絡熱而不能解表熱也 受業姪道者按白虎證其脈必洪

大若浮而不大或浮而兼數是脾氣不濡水津不布則為五苓散症 魏子干曰入於肌絡者宜桂枝湯肌氣之  
在裏者宜越婢湯絡氣之入裏者宜白虎湯

在裏者宜越婢湯絡氣之入裏者宜白虎湯

在裏者宜越婢湯絡氣之入裏者宜白虎湯

太陽少陽併病心下硬頸項強而眩者是太陽之病歸併於少陽少陽證當刺大椎肺俞肝俞以洩之邪慎勿下之胸膈戒勿汗者惡其結胸也此三節言太陽合併於少陽而為病也同學周鏡園云此言太少併病證在經脈

不在氣化病經脈者當刺少陽經脈下頸合缺盆太陽經脈遂出別下項故頸項強太陽起於目內眥少陽起於目銳眥故目眩太陽之經隧在膀胱其都會在胸肺肺脈遂循胃上口上通心膈之間膈脈由胸貫於膈脈絡不和則心下硬故刺大椎以通經隧之太陽刺肺俞以通都會之太陽又刺肝俞以通少陽之脈絡諄諄戒以勿下者以病在經脈宜刺不宜下也

合病又與併病不同併病者彼太陽與少陽合病從樞以外出而反從樞而內陷其不能自下利者內陷與黃芩湯清熱并於此合病者合同為病也大陽與少陽合病從樞以外出而反從樞而內陷其不能自下利者內陷與黃芩湯清熱執而太陽之若嘔者乃少陽之樞欲從太陽之開以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宣其逆氣而主之氣達於外矣若嘔者上達宜順其勢而利導之用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助其開以主之

黃芩湯方 黃芩三兩 甘草二兩 芍藥二兩 大棗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

夜一服若嘔者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 太陽之病既歸併於少陽為主矣然亦知少陽三傷寒胸中有熱逆於上胃中有寒邪之氣逆於中腹中痛逆於下欲嘔者少陽三焦之氣逆於上中下之間欲從樞轉而外出也治宜取小柴黃連湯主之胡轉樞之意而加減之俾寒熱宣布內外上下絲絲入扣則愈也

黃連 甘草炙 乾薑 桂枝略三 人參二兩 半夏半升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一服夜二服

風濕相搏有從傷寒傷寒八日當陽明九日當少陽主氣之期宜從少陽之風濕合相搏寒邪拘身體疼風邪煩所致者其證奈何傷寒八日當陽明九日當少陽主氣之期宜從少陽之風濕合相搏寒邪拘身體疼風邪煩濕邪沉不能自轉側邪未入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濡者以浮虛為風瀦則為濕也此桂枝附子湯主之若連前其人脾受濕傳液不能為大便硬而愈硬小使愈覺自利者脾受濕而津液不能入胃中故也此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若胃行其津液故大便硬而愈硬小使愈覺自利者脾受濕而津液不能入胃中故也此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若總而自解矣此節合下節皆言風濕相搏之病也但此節宜分兩截看風濕相搏至桂枝附子湯主之作一截言風濕相搏於外也若其人至去桂加白朮湯主之又作一截言風濕相搏於內也要知此節桂枝附子湯是從外

驅邪之表劑去桂加白木湯是從內撥邪之裏劑下節甘草附子湯是通行內外之表裏劑也

桂枝附子湯

桂枝 四兩

附子 三枚去皮破八片

甘草 二兩

大棗 枚十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桂枝去桂加白木湯方

白木 四兩

甘草 二兩

附子 三枚

大棗 枚十

生薑 三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

使之爾當加桂枝四兩此本一方二法也

分溫三服初服其人身如痺半日許復服之三服盡其人如冒狀勿怪此以附子木并走皮肉逐水氣未得除故

使之爾當加桂枝四兩此本一方二法也風濕相搏之病見證較風濕相搏入其骨節煩疼製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此風寒濕三氣之邪阻遏汗出氣

短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傷氣滯氣三焦之氣眼病總由於故中元陽之氣失職也甘草附子湯主

之 此一節承上節言風濕相搏病尚淺者利在速去深入者妙在緩攻恐前方附子三枚過多其性猛急筋節未

必驟開風濕未必遽走徒使大汗出而邪不盡耳故減去一枚並去薑棗而以甘草為君者欲其緩也 此方甘

草止用二兩而名方冠各藥之上大有深義余嘗與門人言仲師不獨審病有法處方有法即方名中藥品之先

後亦寓以法所以讀書當以無字處著神也 受業門人答曰此方中桂枝視他藥而倍用之取其入心也蓋此

證原因心陽不振以致外邪不撤是以甘草為運籌之元帥以桂枝為應敵之先鋒也彼時不禁有起予之嘆故

附錄之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 二兩

附子 三枚去皮破

白木 二兩

桂枝 四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

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止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為始此言初服之始

是故不知證者不可以言醫不知脈者亦不可以言醫脈之不可不講也脈之緊要者微見略證之中不能悉舉也

難曰不可言辨而亦無不可以言傷寒言之太陽本寒脈象浮滑滑為熱在表此為表有標熱其裏有本寒經



所謂凡勝於寒則白虎湯主之過脈辨證之一法也從此而此例之思過半矣張錢塘云上八節以風寒濕熱燥火之氣結通篇太陽之

之病以見傷寒一論六淫之邪兼備非正風寒也此三節以浮滑結代之脈象結通篇太陽之脈以見太陽總統諸經之氣而諸脈之死生亦俱備於太陽中也

白虎湯方

知母六兩 石膏一斤 甘草二兩 粳米六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浮滑脈之外又有劇脈曰傷寒之脈柯結代非洞悉乎造化陰陽之本者不可與言蓋脈始於足少陰腎生於足結危脈曰代不可不知夫傷寒之脈柯結代陽明胃主於手少陰心少陰之氣不與陽明相合陽明之氣不與少陰相合上下不交血液心氣虛動悸以灸甘草湯主之補養陽明從中陳師亮曰代為難治之脈而有治法者何

凡病氣血驟脫者可以驟復若積久而虛脫者不可復蓋久病漸損於內藏氣日虧其脈代者乃五藏無氣之候傷寒為暴病死生之機在於反掌亦有垂絕而亦可救者此其代脈乃一時氣乏然亦救於萬死一生之途而未

可必其生也

炙甘草湯方

甘草四兩 生薑三兩 桂枝三兩 人參二兩 生地黃一斤 阿膠二兩 麥門冬半斤

麻子仁半升 大棗三十枚 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納膠烺消盡溫服一升日三

服一名復脈湯

其結代之脈狀何如結脈按之來緩不及而時一止復來者是陰氣結陽氣名曰結然不時緩而能遠而代不能遠也脈按之來緩不及而時一止復來者不能相將此結脈之止時或一止脈來動而中止

更來小數中有遂者反動是陰氣固結已甚而陽氣名曰結此陰也其止即無常數若脈來動而中止止有常數不能自遂而陰代之因而復動者獨如更代名曰代此陰陽也得此脈者必難治此亮堂之分學者於此列之指下則可言脈矣豈獨太陽

此一節復申明結代之脈狀是整千里務分彷彿中也